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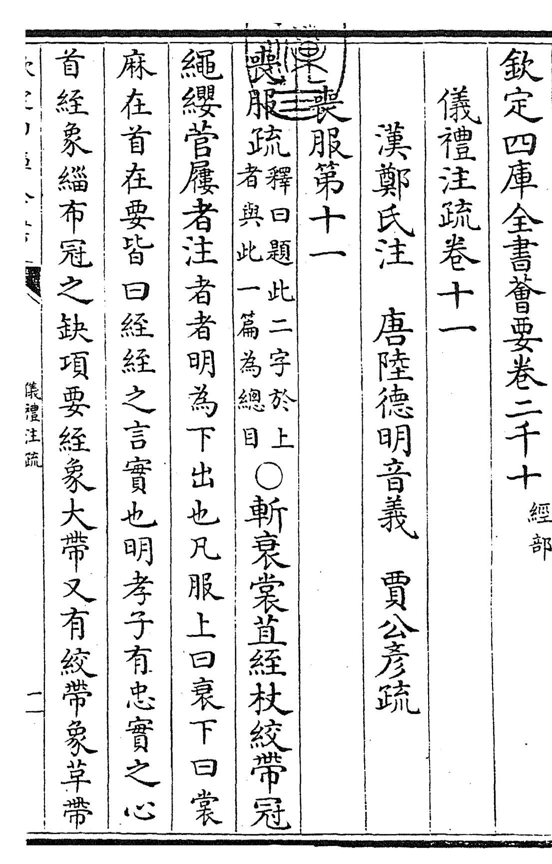
經部

儀禮注疏卷十一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十 經部

儀禮注疏卷十一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賈公彥疏

喪服第十一

喪服疏釋曰題此二字於上者與此一篇為總目○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注者者明為下出也凡服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在要皆曰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

齊衰以下用布音義

衰七回反苴七如反經大結反絞戶交反一如字菅古顏反屨九具反為于偽反要一遙反齊音咨後同

疏釋曰言斬衰裳者謂斬三升布以為衰裳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知者案三年問云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雜記縣子云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謂哀有深淺是斬者痛深之義故云斬也若然斬衰先言斬下疏衰後言齊者以斬衰先斬布後作之故先言斬疏衰先作之後齊之故後云齊斬齊既有先後是以作文有異也云苴絰杖絞帶者以一苴目此三事謂苴麻為首絰要絰又以苴竹為杖又以苴麻為絞帶知此三物皆同苴者以其冠繩纓不得用苴明此三者皆用苴又喪服小記云苴杖竹也記人解此杖是苴竹也又絞帶與要絰象大帶與革帶二者同在要要絰既苴明絞帶與要絰同用苴可知又喪服四制云苴衰不補則衰裳亦同苴矣云冠繩纓者以六升布為冠又屈一條繩為武垂

下為纓冠在首退在帶下者以其衰用布三升冠六升冠既加飾故退在帶下又齊衰冠纓用布則知此繩纓不用苴麻用枲麻故退冠在下更見斬義也云菅屨者謂以菅草為屨詩云白華菅兮白茅束兮鄭云白華已漚名之為菅濡韌中用則此菅亦是已漚者也已下諸章竝見年月唯此斬章不言三年者以其喪之痛極莫甚於斬故不言年月表創鉅而已是以衰說人功之疏經又言麻之形體至於齊衰已下非直見人功之疏又見經去麻之狀貌舉齊衰云三年明上斬衰三年可知然此一經為次若此者以先喪而後服故服在喪下又先斬後乃為衰裳故斬文在衰裳之上經杖絞帶俱裳於苴故苴又在前經中經有二事仍以首經為主故經文在上杖者各齊其心故在絞帶之前冠纓雖加於首以其不蒙於苴故退文在下屨乃服中之賤者最後為宜聖人作文倫次然注釋曰云者者明為下出也者周公設經上陳其服下列其人此經所陳服者明為下人

所出故服下出者明臣子為君父等所出也案下諸章皆言者鄭君一解餘皆不釋義皆如此也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者言凡者鄭欲兼解五服案下記云衰廣四寸長六寸綴之於心總號為衰非止當心而已故諸言衰皆與裳相對至於弔服三者亦謂之為衰也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絰知一絰而兼二者以子夏傳要首二絰俱解禮記諸文亦首要竝陳故士喪禮云要絰小焉故知一絰而兼二文也云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者檀弓云絰也者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為制此服焉案問喪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之等皆是心內苴惡貌亦苴惡服亦苴惡是服以象貌貌以象心是孝子有忠實之心若服苴而貌美心不苴惡者是中外不相稱無忠實之心者也云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者案士冠禮緇布冠青組纓屬於缺鄭注云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之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此所象無正文但喪服法吉服而為

之吉時有二帶凶時有二絰以要絰象大帶明首絰象
頍項可知以彼頍項為吉時緇布冠無笄故用頍項以
固之今喪之首絰與冠繩纓別材而不相綴今言象之
者直取絰法象頍項而為之至於喪冠亦無笄直用六
升布為冠一條繩為纓與此全異也云要絰象大帶者
案玉藻云大夫以下大帶用素天子朱裏終裨以玄黃
士則練帶裨下末三尺用緇是大帶之制今此要絰下
傳名為帶明象吉時大帶也云又有絞帶象革帶者案
玉藻韠之形制云肩革帶博二寸吉備二帶大帶申束
衣革帶以佩玉佩及事佩之等今於要絰之外別有絞
帶明絞帶象革帶可知案士喪禮云苴絰大搹要絰小
馬又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注云婦人亦有苴絰但言
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有苴絰以此而
言則婦人吉時雖云女鞶絲以絲為帶而無頍項今於
喪禮哀痛甚亦有二絰與絞帶以備喪禮故此絰具陳
於上男女俱言於下明男女共有此服也云齊衰以下

用布者即下齊衰章云削杖布帶是也若然案此經凶服皆依舊名唯衰與絰特制别名者案禮記檀弓云有以故興物者鄭云衰絰之制以絰表孝子忠實之心衰明孝子有哀摧之義故制此二者而異名見其哀痛之甚故也

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

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注盈手曰搹搹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以五分一為殺者象五服之數也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無爵謂庶人也擔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為主也非主謂衆子也音義緝七入反蕡扶云反搹音革去起呂反擔市豔反

疏傳釋曰云斬者何問辭以執所不知故云者何云不緝者也荅辭此對下疏衰裳齊齊是緝此則不緝也云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案爾雅釋草云蕡枲實孫氏注云蕡麻子也以色言之謂之苴以實言之謂之蕡下言牡者對蕡為名言枲者對苴生稱也是以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也若

然枲是雄麻蕡是子麻爾雅云蕡枲實者舉類而言若圓曰簞方曰筥鄭注論語云簞筥亦舉其類也下傳云牡麻者枲麻也不連言經此苴連言經者欲見苴經別於苴杖故下傳別云苴杖後傳牡麻不連言經此苴連言經者彼無他物之嫌獨有經故不須連言經也云苴經大搹左本在下者士喪禮文與此同彼此皆云苴經大搹連言苴者但經連言苴經經中有此二者經大搹先據首經而言也雷氏以搹搤不言寸數則各從其人大小為搤非鄭義據鄭注無問人之大小皆以九寸圍之為正若中人之跡尺二寸也云左本在下者本謂麻根案士喪禮鄭注云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以其父是陽左亦陽言下下是內故云重服統於內以言痛從心內發故也此對為母右本在上輕服統於外而本陰也云去五分一以為帶者以其首經圍九寸取五寸去一寸得四寸餘四寸寸為五分總二十分去四分餘十六分取十五分五分為寸為三寸添前四寸為七

寸并一分總七寸五分寸之一也云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者以其大小同故疊而同之也云去五分一以為帶者謂七寸五分寸之一中五分去一為齊衰之帶今計之以七寸中取五寸去一寸得四寸餘二寸寸分為二十五分二寸合為五十分餘一分又破為五分添前為五十五分亦五分去一總去一十一分餘四十四分在又二十五分為一寸餘十九分在齊衰之帶總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云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者就五寸中去一寸得四寸前二十五分破寸今大功百二十五分破寸則以十九分者各分破為五分十九分總破為九十五與百二十五分破寸相當就九十五分中五分去一去十九餘七十六則大功之經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則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又云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者又就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中五分去一前百二十五分破寸今亦四倍加之以六百二十

五分破寸然後五分去一為小功帶又云緦麻之絰小功之帶去五分一以為帶則亦四倍加之前六百二十五分破寸今則三千一百二十五分破寸五分去一取四以為緦麻之帶絰帶之等皆以五分破寸既有成法何假盡言然斬衰有二齊衰有四大功小功成人與殤各有二等緦麻殤與成人章又不別若使絰帶各依升數則參差難等是以子夏作傳五服各為一節計之似周禮掌客云羣介行人宰史各以爵等為牢禮之數鄭云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此經亦然也士喪禮云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要絰小焉鄭注云絰帶之差自此出焉謂子夏言絰帶之差出於士喪之絰故鄭指而言之也但斬衰之絰圍九寸者首是陽故欲取陽數極於九自齊衰以下自取降殺之義無所法象也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者傳意見經唯云苴杖不出杖體所用故言苴杖者竹也下章直云削杖亦不辨木名故因釋之云削杖者桐也若然經言苴杖因釋削杖唯

上下二章不通於下是以兼釋之至於經帶五服自明故不兼釋然為父所以杖竹者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竹又外內有節象子為父亦有外內之痛又竹能貫四時而不變子之為父哀痛亦經寒溫而不改故用竹也為母杖桐者欲取桐之言同內心同之於父外無節象家無二尊屈於父為之齊衰經時而有變又案變除削之使方者取母象於地故也此雖不言杖之麤細案喪服小記云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鄭注云如要經也鄭云如要經者以其先云經五分而殺為要經其下即云杖大如經明如要經也如要經者以杖從心已下與要經同處故如要經也云杖各齊其心者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為斷也云皆下本者本根也案士喪禮下本注云順其性也云杖者何爵也者自此以下有五問五答皆為杖起文云者何者亦是執所不知以其吉時五十以後乃杖所以扶老今為父母之喪有杖有不杖不知故執而問之云爵以爵答之

以其有爵之人必有德有德則能為父母致病深故許其以杖扶病云無爵而杖者何問辭也庶人無爵何亦得杖云擔主也者答辭也以其雖無爵無德然以適子故假取有爵之杖為之喪主拜賓送賓成喪主之義也云非主而杖者何問辭也云輔病也者答辭也鄭云謂衆子雖非為主子為父母致病是同亦為輔病也云童子何以不杖者案此子夏之問辭有不同或云者何或云何以或云何如或云孰後或云孰謂或云何大夫或云曷為有此七者各有義意凡言者何皆謂執所不知故隱元年公羊傳云元年者何何休云諸据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即此問杖者何是也稱何以者皆據彼決此即下云父為長子何以三年據期章為衆子期適庶皆子長子獨三年是據彼決此也此即公羊傳云何以不言即位何休云據文公言即位隱不稱即位是也云何如者問比類之辭即下傳云何為而可為人後者同宗則可為人後是其問比類也云孰後者不問比類依

不杖章子夏傳云孰後後大宗禮有大宗小宗故問為
誰後云孰謂者亦是問比類但舊君有二等一是待放
之臣二是致仕之臣俱為舊君是以齊衰三月章云舊
君傳曰為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由其有二等
故問比類也即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是也云何
大夫者亦是據彼決此即齊衰三月章云大夫為舊君
傳曰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由其
大夫有致仕者有待放者不同故舉何大夫之問也云
曷為者亦是據彼決此故不杖章云大夫曷為不降命
婦也云謂據大夫於姑姊妹出嫁宜降不降故舉曷為
之問也今云童子何以不杖問辭也不能病也答辭也
此庶童子非直不杖以其未冠首加免而已故問喪云
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言何以者據當室
童子及成人皆杖唯此庶童子不杖故云何以決之也
知當室童子杖者案問喪云禮曰童子不緦惟當室緦
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案雜記云童

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注云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此獨云不杖餘不言者此上下皆釋杖故言杖不云餘者其實皆無直有衰裳絰帶而已又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者此亦謂童子婦人若成人婦人正杖知者此喪服上陳其服下陳其人喪服之下男子婦人俱列男子婦人同有苴杖又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諸經皆有婦人杖文故知成人婦人正杖也明此童子婦人者案喪服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注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為成人成人正杖也是其童女為喪主則亦杖矣若然童子得稱婦人者案小功章云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未成人稱婦人也雷氏以為此喪服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子在室為父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如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喪服小記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唯著此一條

明其餘不為主者皆不杖此說非何者此四等婦人皆在杖科之內何得不杖又禮記諸文說婦人杖者甚衆何言無杖也注釋曰云以五分一為殺者象五服之數也者五服之內升數至多若絰帶象升數降殺參差難等若五服服為一節則降殺易明故鄭云象五服之數也云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者案白虎通云天子爵號又夏殷之士無爵周之道爵及命士卿大夫自然皆爵也是天子以下皆曰爵也

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注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著之冠也布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為升俗誤已行久矣雜記曰喪冠條屬

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音義屬音燭升衆竝如字鄭音登縫扶弄反鍛丁亂反疏傳釋曰云絞帶者繩帶也者以絞麻為繩作帶故云絞帶也王肅以為絞帶如要經焉鄭不言當依王義雷氏以為絞帶在要經之下言之則要經五分去一為絞帶但首經象頍項之布又在首要經象大帶用繒又在要故須五分去一以為帶今絞帶象革帶與要經同在要一則無上下之差二則無粗細可象而云去要經五分一為絞帶失其義也但經帶至虞後變麻服葛絞帶虞後雖不言所變案公士衆臣為君服布帶又齊衰已下亦布帶則絞帶虞後變麻服布於義可也云冠繩纓條屬者喪用繩為纓屬著也著之冠垂之為纓也云外畢者前後兩畢之末而向外攝之也云鍛而勿灰者以冠為首飾布倍衰裳而用六升又加

以水濯勿用灰而已冠六升勿灰則七升已上故灰矣
故大功章鄭注云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之則七
升已上皆用灰也云衰三升者不言裳裳與衰同故舉
衰以見裳為君義服衰三升半不言者以縷如三升半
成布三升故直言三升舉正以包義也云菅屨者菅菲
也者周公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云外納者案士喪
禮屨外納鄭注云納收餘也王謂正向外編之注釋曰
云屬猶著也通出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著之冠也者
案禮記云喪冠條屬以別吉凶若然吉冠則纓武別材
凶冠則纓武同材是以鄭云通屈一條繩為武謂將一
條繩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兩廂各至耳於武綴之
各垂於頤下結之云著之冠者武纓皆上屬著冠冠六
升外畢是也云布八十縷為升者此無正文師師相傳
言之是以今亦云八十縷謂之宗宗即古之升也云今
之禮皆以登為升俗誤已行久矣者案鄭注儀禮之時
古今二禮竝觀疊古文者則從經今文若疊今文者則

從經古文今此注而云今之禮皆以登為升與諸注不同則今古禮皆作升字俗誤已行久矣也若然論語云新穀既升升亦訓為成今從登不從升者凡織紝之法皆縷縷相登上乃成繒布登義强於升故從登也引雜記者證條屬是喪冠若吉冠則纓武異材云三年之練冠亦條屬者欲見條屬以至大祥除衰杖大祥除喪之際朝服縞冠當纓武異材從吉法也云右縫小功已下左縫者案大戴禮云大功已上唯唯小功已下頷頷然孝子朝夕哭在阼階之下西面弔賓從外大門北面見之大功已上哀重其冠三辟積鄉右為之從陰陰唯唯然順小功緦麻哀輕其冠亦三辟積鄉左為之從陽弔賓入門北鄉望之頷頷然逆鄉賓二者皆條屬但從吉從凶不同也云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者冠廣二寸落頂前後兩頭皆在武下鄉外出反屈之縫於武而為之兩頭縫畢鄉外故云外畢案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鄭注云厭猶伏也喪冠厭伏是五服同名由在

武下出反屈之故得厭伏之名檀弓云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是吉冠則辟積無殺横縫亦兩頭皆在武上鄉内反屈而縫之不得厭伏之名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注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疏猶麤也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為之不塗塈所謂堊室也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斬衰不書受月者天

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音義倚於綺反廬力居反苫失占反枕之鴆反塊苦對反本又作凷說文云塊俗凷字歠昌悅反粥之六反劉音育溢如字王肅劉逵袁準孔倫葛洪皆云滿手曰溢與鄭異柱丁主反楣亡悲反疏食音嗣闇烏南反壘劣委反又力水反墼古狄反劉薄力反堲劉其既反

疏傳釋曰云居倚廬者孝子所居在門外東壁倚木為廬故既夕記云居倚廬鄭注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又喪大記云凡非適子者自未葬倚於隱者為廬注云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若然適子則廬於其北顯處為之以其適子當應接弔賓故不於隱者若然此下有臣為君則亦居廬案周禮宮正云大喪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注云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又雜記朝廷卿大夫士居廬都邑之士居堊室見諸侯之臣為其君之禮案喪大記云婦人不居廬若然此經云居倚廬專據男子生文云寢

苫枕塊既夕文與此同彼注云苫編藁塊墣也彼又云不脫絰帶鄭注云哀戚不在於安若然在中門外者哀親之在外寢苫者哀親之在草故也此云衰三升枕塊據大夫已上若士則大夫適子為士者得行大夫禮若正士則枕草衰則縷三升半成布三升雜記所云齊晏平仲為其父麤衰斬枕草是也但平仲讓為父服士服耳云哭晝夜無時者哭有三無時始死未殯已前哭不絕聲一無時既殯已後卒哭祭已前阼階之下為朝夕哭在廬中思憶則哭二無時既練之後無朝夕哭唯有廬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三無時也卒哭之後未練之前唯有朝夕哭是一有時也云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者孝子遭父母之喪當為父母致病故喪大記云水漿不入口三日之後乃始食必三日許食者聖人制法不以死傷生恐至滅性故禮許之食雖食猶節之使朝夕各一溢米而已也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失禮之法故子思非之云先王制禮過之者

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是禮之常法也云寢不脫經帶者案雜記孔子云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月不解鄭注云不解倦也又案既夕文與此同鄭注云哀戚不在於安經帶在衰裳之上而云不脫則衰裳在内不脫可知此據未葬前故文在虞上既虞後寢有席衰經脫可知也云既虞翦屏柱楣者案王制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月而葬又案士虞禮既葬反日中而虞鄭注士喪三虞云虞安也葬時送形而往迎魂而反反哭之時入廟中上堂不見入室又不見乃至適寢之中舊殯之處為虞祭以安之禮記檀弓云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是也依公羊傳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士三虞今傳言既虞謂九虞七虞五虞三虞之後乃改舊廬西鄉開戶翦去戶傍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傍之屏也云寢有席者案閒傳云既虞卒哭

柱楣翦屏芐翦不納鄭云芐今之蒲苹即此寢有席謂蒲席加於苫上也云食疏食水飲者未虞以前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而為粥今既虞之後用粗疏米為飯而食之明不止朝一溢夕一溢而已當以足為度云飲水者未虞以前渴亦飲水而在既虞後與疏食同言水飲者恐虞後飲漿酪之等故云飲水而已也云朝一哭夕一哭而已者此當士虞禮卒哭之後彼云卒哭者謂卒去廬中無時之哭唯有朝夕於阼階下有時之哭喪服之中三無時哭外唯此卒哭之後未練之前一節之間是有時之哭故云而已言其不足之意云既練舍外寢者謂十三月服七升冠男子除首絰而帶獨存婦人除要帶而絰獨存又練布為冠著繩屨止舍外寢之中不復居廬也云始食菜果飯素食者案喪大記祥而食肉間傳云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曲禮云父母之喪有疾飲酒食肉疾止復初皆為不以死傷生也云哭無時者此

三無時哭中謂練後堊室之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大記云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内無哭者皆在哭無時之限也注釋曰云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者依算法百二十斤曰石則是一斛若然則十二斤為一斗取十斤分之升得一斤餘二斤斤為十六兩二斤為三十二兩取三十兩十升升得三兩添前一斤十六兩為十九兩餘二兩兩為二十四銖二兩為四十八銖取四十銖十升升得四銖餘八銖一銖為十絫八銖為八十絫十升升得八絫添前則是一升得十九兩四銖八絫於二十兩仍少十九銖二絫則別取一升破為十九兩四銖八絫分十兩兩為二十四銖則為二百四十銖又分九兩兩為二十四銖則九兩者二百一十六銖升四銖八絫添前四百五十六銖共得四百六十銖八絫總為二十四分直取二百四十銖餘二百二十銖八絫在又取二百一十六銖二十四分分得九銖添前分得十九銖猶有四銖八絫在四銖銖為十絫總為

四十絫通八絫為四十八絫二十四分分得二絫是一升為二十四分分得十九銖添前四銖為二十三銖將二絫添前八絫則為十絫則十絫為一銖以此一銖添前二十三銖則為二十四銖為一兩一兩添十九兩總二十兩曰溢云楣謂之梁所謂梁闇者所謂書傳文案喪服四制云高宗諒闇三年鄭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即此柱楣者也云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為之不塗塈所謂堊室也者今至練後不居舊廬還於廬處為屋但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得有中門大夫士唯有大門內門兩門而已無中門而云中門外者案士喪禮及既夕外位唯在寢門外其東壁有廬堊室若然則以寢門為中門據內外皆有哭位其門在外內位中故為中門非謂在外門內門之中為中門也言屋下壘墼為之者東壁之所舊本無屋而云屋下為之者謂兩下為屋謂之屋下對廬偏加東壁非兩下謂之廬也云不塗塈

者謂翦屏而已不泥塗塈飾也云所謂堊室者閒傳云父母之喪既虞翦屏期而小祥居堊室彼練後居堊室即此外寢故鄭云所謂堊室也云謂復平生時食也者此食為飼讀之不得為食讀之知者天子以下平常之食皆有牲牢魚腊練後始食菜果未得食肉飲酒何得平常時食明專據米飯而言也以其初據一溢米而言既虞飯疏食食亦米飯也此既練後復平生時食亦據米飯而言以其古者名飯為食與公食大夫者同音也云斬衰不書受月者云云凡喪服所以表哀哀有盛時殺時服乃隨哀以降殺故初服麤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是以冠為受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為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為受衰裳七升冠八升自餘齊衰以下受服之時差降可知然葬後有受服有不受服案下齊衰三月章及殤大功章皆云無受正大功章即云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今此斬衰章及齊衰章應言受月而不言故鄭君特解

之案雜記云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是天子已下虞卒哭異數尊卑皆葬訖反日中而虞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虞訖即受服士三虞待卒哭乃受服必然者以其大夫已上卒哭在後月虞在前月日已多是以虞即受服不得至卒哭士葬月卒哭與虞同月故受服待卒哭後也今不言受月者喪服總包天子以下若言七月唯據天子若言五月唯據諸侯皆不該上下故周公設經沒去受服之文亦見上下俱合故也

○父疏釋曰周公設經上陳其服下列其人即此文父已下是為其人服上之服者也先陳父者此章恩義並設忠臣出孝子之門義由恩出故先言父也又下文諸侯為天子妻為夫妾為君之等皆兼舉著服之人於上乃言所為之人於下若然此父與君直單舉所為之人者餘者若直言天子臣皆為天子故舉諸侯也若直言夫則妾於君雖體不敵

亦有夫義妾為君若直言君與前臣為君文不殊已外亦有嫌疑故兼舉著服之人子為父臣為君二者無嫌疑故單舉所為之人而已

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音義為于偽反凡為服之例放此意求之

疏傳釋曰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者言何以者問比例以父母恩愛等母則在齊衰父則入於斬比竝不例故問何以斬不齊衰荅云父至尊者天無二日家無二尊父是一家之尊尊中至極故為之斬也

○諸侯為天子

疏釋曰此文在父下君上者以下文君中雖言天子兼有諸侯及大夫此天子不兼餘君君中最尊上故特著文於上也

傳曰天子至尊也

疏傳釋曰不發問而直荅之者義可知故直荅而云天子至尊同於父也

○君

疏釋曰臣為之服此君內兼有諸侯及大夫故文在天子下鄭注曲禮云臣無君猶無天則君者臣之天故亦同之於父為

至尊但義故還著義服也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疏注釋曰卿大夫承天子諸侯則天子諸侯之下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案周禮載師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是天子卿大夫有地者若魯國季孫氏有費邑叔孫氏有郈邑孟孫氏有郕邑晉國三家亦皆有韓趙魏之邑是諸侯之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以其有地則有臣故也天子不言公與孤諸侯大國亦有孤鄭不言者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則大夫中含之也但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故僕隸等為其長弔服加麻不服斬也○父為長子注不言嫡子通上下也亦言立嫡以長音義長丁丈反後長子長殤皆同疏釋曰君父尊外次長子之重故其文在此注釋曰言長子通上下則適子之號唯據大夫士不通天子諸侯若言太子亦不通上下案服

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鄭注云言妻見大夫巳下亦為此三人為喪主也則太子下及大夫之子不通士若言世子亦不通上下唯據天子諸侯之子是以鄭云不言嫡子通上下非直長子通上下冢子亦通上下故内則云冢子則太牢注云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是冢子亦通上下也云亦言立嫡以長者欲見適妻所生皆名適子第一子死則取嫡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若言適子唯據第一者若云長子通立適以長故也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注此言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為宗廟主也庶子者為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别之也小

記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疏傳釋曰云何以者亦是問比例以其俱是子不杖章父為衆子期此章長子則為之三年故發何以之傳也不問斬而問三年者斬重而三年輕長子非極尊故舉輕以問之輕者尚問明重者可知故舉輕以明重也云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者此是荅辭也以其父祖適適相承為上己又是適承之於後故云正體於上云又乃將所傳重者為宗廟主是有此二事乃得三年云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者此明適適相承故須繼祖乃得為長子三年也注釋曰云此言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者經云繼祖即是為祖後乃得為長子三年鄭云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不同者周之道有適子無適孫適孫猶同庶孫之例要適子死後乃立適孫乃得為長子三年是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也云重其當先祖之正體者解經正體於上又云又以其將

代已為宗廟主也者釋經傳重也云庶子者為父後者之弟也者謂兄得為父後者是適子其弟則是庶子是為父後者之弟不得為長子三年此鄭據初而言其實繼父祖身三世長子四世乃得三年也云言庶者遠別之也者庶子妾子之號適妻所生第二者是衆子今同名庶子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號也云小記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者案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注云官師中下之士祖禰共廟則此容祖禰共廟據官師而言若然小記所云祖禰并言者是適士二廟者也祖禰共廟不言禰直言祖舉尊而言也鄭注小記云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者鄭前有馬融之等解為長子五世鄭以義推之己身繼祖與禰通己三世即得為長子斬長子唯四世不待五世也此微破先師馬融之義也以融是先師故不正言而云不必而已也若然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種一則正體不得傳重謂適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也二則傳重

非正體庶孫為後是也三則體而不正立庶子為後是也四則正而不體立適孫為後是也案喪服小記云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鄭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婦既小功不大功則夫死亦不三年期可知也

○為人後者疏釋曰此出後大宗其情本疏故設文次在長子之下也案喪服小記云繼別為大宗繼禰為小宗大宗即下文為宗子齊衰三月彼云後大宗者則此所後亦後大宗者也

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注若子者為所後之親如親子疏傳釋曰云何以三年者以生己

父母三年彼不生已亦為之三年故發問比例之傳也云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者答辭也雷氏云此文當云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見所後不定故也云何如而可為之後問辭同宗則可為之後答辭此問亦問比類以其取後取何人為之答以同宗則可為之後以其大宗子當收聚族人非同宗則不可謂同承別子之後一宗之內若別宗同姓亦不可以其收族故也又云何如而可以為人後問辭云支子可也答辭以其他家適子當家自為小宗小宗當收斂五服之內亦不可闕則適子不得後他故取支子支子則第二已下庶子也不言庶子云支子者若言庶子妾子之稱嫡謂妾子得後人適妻第二已下子不得後人是以變庶言支支者取支條之義不限妾子而已若然適子不得後人無後亦當有立後之義也云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已下之親至若子謂如死者之親子則死

者祖父母則當己曾祖父母齊衰三月也妻謂死者之妻即後人之母也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並據死者妻之父母妻之昆弟妻之昆弟之子於後人為外祖父母及舅與內兄弟皆如親子為之著服也若然上經直言為人後不言為父此經直言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及妻及死者外親之等不言死者緦麻小功大功及期之骨肉親者子夏作傳舉疏以見親言外以包內骨肉親者如親子可知也

○妻為夫傳曰夫至尊也

疏釋曰自此已下論婦人服也婦人卑於男子故次之案曲禮云天子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后以下皆以義稱士庶人得其緦名妻者齊也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是言妻之尊卑與夫齊者也若然此經云妻為夫者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同為夫斬衰也傳釋曰傳言夫至尊者雖是體敵齊等夫者猶是妻之尊敬以其在家天父出則天夫又婦人有三從之義在家從父出嫁從

夫夫死從子是其男尊女卑之義故云夫至尊同之於君父也

○妾為君傳曰君至尊也注妾謂夫為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疏

釋曰妾賤於妻故次妻後案內則云聘則為妻奔則為妾鄭注云妾之言接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是名妾之義但其竝后匹適則國亾家絕之本故深抑之別名為妾也既名為妾故不得名壻為夫故加其尊名名之為君也亦得接於夫又有尊事之稱故亦服斬衰也傳釋曰云君至尊也者既名夫為君故同於人君之至尊也注釋曰云不得體之加尊之也者以妻得體之得名為夫妾雖接見於夫不得體敵故加尊之而名夫為君是以服斬也云雖士亦然者案孝經士言爭友則屬隷不得為臣則士身不合名君至於妾之尊夫與臣無異是以雖士妾得稱夫為君故云雖士亦然也

○女子子在室為父注女

子子者子女也別於男子也言在室者關已許嫁疏釋曰自此盡為父三年論女子子為父出反在室之事制服又與男子不同注釋曰云女子子者子女也別於男子也者男子女子各單稱子是對父母生稱今於女子別加一字故雙言二字以別於男子者云言在室者關已許嫁者鄭意經直云女子子為父得矣而別加在室者關已許嫁關通也通已許嫁内則女子十年不出又云十有五年而笄女子子十五許嫁而笄謂女子子年十五笄四德已備許嫁與人即加笄與丈夫二十而冠同死而不殤則同成人矣身既成人亦得為父服斬也雖許嫁為成人及嫁要至二十乃嫁與夫家也○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注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總束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笄篠也髽

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也蓋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

音義　總子孔反笄音雞髽側瓜反篠素了反紒音計著丁略反幓七消反冠古亂反免音問衽而鴆反

疏　釋曰上文不言布不言三年至此言之者上以哀極故沒其布名與年月至此須言之故也以其笄既用箭則總不可不言用布又上文經至練有除者此經三者既與男子有殊並終三年乃始除之矣案喪服小記云婦人帶惡笄以終喪彼謂婦人期服者帶與

笄終喪此斬衰帶亦練而除笄亦終三年矣故以三年言之注釋曰云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鄭據經上下婦人服斬者而言若然周公作經越妻妾而在女子子之下言之者雷氏云服者本為至情故在女子之下為文也若然經之體例皆上陳服下陳人此服之異在下言之者欲見與男子同者如前與男子異者如後故設文與常不例也以上陳服下陳人則上服之中亦有女子子今更言女子子是言其異者若然上文列服之中冠繩纓非女子所服此布總笄髽等亦非男子所服是以為文以易之也云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者鄭解此經云布總者只為出紒後垂為飾者而言以其布總六升與男子冠六升相對故知據出見者而言是以鄭云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也云箭笄篠也者案尚書禹貢云篠簜既敷孔云篠竹箭是箭篠為一也又云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者髽有二種案士喪禮曰婦人髽於室注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

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髽髽之異於括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為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其用麻布亦如著慘頭然是婦人髽之制也二種者一是未成服之髽即士喪禮所云者是也將斬衰者用麻將齊衰者用布二者成服之後露紒之髽即此經注是也云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者案喪服小記云斬衰括髮以麻免而以布男子髻髮與免用布有文婦人髽用麻布無文鄭以男子髻髮婦人髽同在小斂之節明用物與制度亦應不殊但男子陽以外物為名名為括髮婦人陰以内物為稱稱為髽為異耳鄭引漢法慘頭況者古之括髮其髽之狀亦如此故鄭注士喪禮云其用麻布亦如著慘頭也引喪服小記者彼男子冠婦人笄相對有二時一者男子二十而冠婦人許嫁而笄吉時相對也一者成服後男子喪冠婦人箭笄喪中相對也今此小記所云參上下文是據喪中冠笄相對而言引之者證經箭

笄是與男冠相對之物也云男子免而婦人髽者亦小記之文此免既齊衰已下用布為免則髽是齊衰以下亦同用布為髽相對而言也但男子陽多變斬衰名括髮齊衰以下名免耳婦人陰少變故齊斬婦人同名髽案士喪禮鄭注云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亦引小記括髮及漢幓頭為說則括髮及免與髽三者雖用麻布不同皆如著幓頭不別若然成服以後斬衰至緦麻皆冠如著幓頭婦人皆露紒而髽也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者以其男子殊衣裳是以衰綴於衣衣統名為衰故衰裳並見案周禮內司服王后六服皆單言衣不言裳以連衣裳不別見裳則此喪服亦連裳於衣衰亦綴於衣而名衰故直名衰無裳之別稱也云衰如男子衰者婦人衰亦如下記所云凡衰外削幅以下之制如男子衰也云下如深衣者如深衣六幅破為十二闊頭鄉下狹頭鄉上縫齊倍要也云深衣

則衰無帶下者案下記云衣帶下尺注云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今此裳既縫著衣不見裏衣故不須要以掩裳上際故知無要也云又無衽者又案下記云衽二尺有五寸注云衽所以掩裳際也彼據男子陽多變故衣裳別制裳又前三幅後四幅開兩邊露裏衣是以須衽屬衣兩旁埀之以掩交際之處此既下如深衣縫之以合前後兩邊不開故不須衽以掩之也案深衣云續衽鉤邊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如今曲裾也彼吉服深衣須有曲裾之衽此婦人凶服之衰下連裳雖如深衣不得盡如深衣并有衽故鄭總云下無衽則非直無喪服之衽亦無吉服深衣之衽也

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注總六升者首飾象冠數長六寸謂出紒後所埀為飾也音義長直亮反疏傳釋曰云箭笄

長尺吉笄尺二寸者此斬之笄用箭下記云女子子適人為父母婦為舅姑用惡笄鄭以為榛木為笄則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云蓋榛以為笄是也吉時大夫士之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夫人用玉為笄今於喪中唯有此箭笄及榛二者若言寸數亦不過此二等以其斬衰尺吉笄尺二寸檀弓南宮縚之妻為姑榛以為笄亦云一尺則大功以下不得更容差降鄭注小記云笄所以卷髮既直同卷髮故五服略為一節皆用一尺而已是以女子子為父母既用榛笄卒哭之後折吉笄之首歸於夫家以榛笄之外無可差降故用吉笄也若然總不言吉而笄言之者以其喪中有用吉笄之法故小記折吉笄之首是也注釋曰云總六升者首飾象冠數也者上云男子冠六升此女子子總用布當男子冠用布之處故同六升以同首飾故也十五升首飾尊故吉服之冕三十升亦倍於朝服十五升也云長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為飾也鄭知者若據其束本人所不見何寸

數之有爭故鄭以六寸據塗之者此斬衰六寸南宮縚妻為姑總八寸以下雖無文大功當與齊同八寸緦麻小功同一尺吉總當尺二寸與笄同也○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注謂遭喪後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既除喪而出則已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䟽釋曰不言女子子直云子嫁者上文已云女子子別於男子此承上故不須具言直云子嫁是女子子可知直云反為父足矣而云反在父之室者以其出時父已死初服齊衰不與在室同既服齊衰後反被出更服斬衰即與在室同故須言在室也言三年者亦有事須言以其初死服朞服死後被出向父家更服斬衰三年與上在室者同故須言三

年也注釋曰鄭知遭喪後被出者若父未死被出自然是在室與上文同何須設此經明是遭喪後被七出者云始服齊衰者以其遭父喪時未出即不杖期麻屨章云女子子嫁為父母是也云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者若不被出則虞後以其冠為受嫁女在室為父五升衰裳八升總今未虞而出是出而乃虞虞後受服與在家兄弟同受斬衰斬衰初死三升衰裳六升冠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六升冠七升此被出之女亦受衰裳六升總七升與在室之女同故云受以三年之喪受也云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者未虞以前未被出至虞後受以出嫁之受以八升衰裳九升總今既虞後乃被出至家又與在室女同至小祥練祭在室之女受衰七升總八升此被出之女與之同故云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云既除喪而出則已者此謂既小祥而出者以其嫁女為父母朞至小祥已除矣除服後乃被出不復為父更著服故云既除而出則已也云凡女行於大夫

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者曰適人者案齊衰三月章云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嫁於大夫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是行於大夫曰嫁不杖章云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之為父後者傳雖不解喪服本文是士故知行於士庶人曰適人庶人謂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名曰庶人至於民庶亦可行士禮以禮窮則同之行大夫以上曰嫁若天子之女嫁於諸侯諸侯之女嫁於大夫出嫁為夫斬仍為父母不降知者以其外宗內宗及與諸侯為兄弟者為君皆斬明知女雖出嫁反為君不降若然下傳云婦人不二斬猶曰不二天今若為夫斬又為父斬則是二天與傳違者彼不二天者以婦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欲使一心於其天此乃尊君宜斬不可以輕服服之不得以彼決此若然外宗內宗與諸侯為兄弟服斬者豈不為夫服斬乎明為君斬為夫亦斬矣

○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注

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音義厭一葉反疏注釋曰云士卿士也者以其在公之下大夫之上尊卑當卿之位故知是卿士也不言公卿言士者欲見公無正職大夫又承副於卿士之言事卿有職事之重故變言士見斯義也云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者鄭解公卿大夫天子諸侯竝言之者欲見天子諸侯下皆有公卿大夫公卿大夫下皆有貴臣衆臣若然天子下公卿大夫周禮典命及大宰具有其文此諸侯下公卿典命大國立孤一人是也以其諸侯無公故以孤為公卿燕禮云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鄭注云諸公者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是以其孤為公言厭於天子諸侯故除其衆臣布帶繩屨二事其餘服杖冠經則如常也其布帶則與齊衰同其繩屨則與大功等也云貴臣

得伸不奪其正者下傳云室老士貴臣故云貴臣得伸得伸者依上文絞帶菅屨故云不奪其正也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近臣閽寺之屬君嗣君也斯此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繩菲今時不借也音義相息亮反閽音昏疏傳釋曰云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者傳以經直云衆臣不分別上下貴賤故云室老士二者是貴臣其餘皆衆臣也云有地者衆臣杖不以即位欲見公卿大夫或有地或無地衆臣為之皆有杖但無地公卿大夫其君卑衆臣為之皆得以杖與嗣君同即阼階下朝夕哭位若有地公卿大夫其

君尊衆臣雖杖不得與嗣君同即阼階下朝夕哭位下君故也注釋曰云室老家相也者左氏傳云臧氏老論語云趙魏老是家臣稱老云家相者案曲禮云大夫不名家相長妾以大夫稱家是室老相家事者也云士邑宰也者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鄭注云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與此同皆謂邑宰為士也若然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為季氏費宰子羔為孟氏之郕宰之類皆為邑宰也陽貨冉有子路之等為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宰則孔子為魯大夫而原思為之宰是直有家相者也此等諸侯之臣而有貴臣衆臣之事案周禮載師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是天子公卿大夫有采地者也案鄭志答云天子之卿其地見賜乃有何由諸侯之臣正有此地則天子下有無地者也有采地者有邑宰復有家相無地者直有家相可知云近臣閽寺之屬者周禮天子宮有閽人

寺人閽人掌守中門之禁晨夜開閉墨者使守門者也寺人掌外內之通令奄人使守后之宮門者也是皆近君之小臣又與衆臣不同無所降其服又得與貴臣等不嫌相逼通也是以喪服小記云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彼亦是近君小臣與大臣異也云君嗣君也者釋傳云君服但其君已死矣更有君為死君之服故知是嗣君若然案王制畿內諸侯不世爵而世祿彼則天子公卿大夫未爵命得有嗣君者以世祿降未得爵亦得為嗣君況其中兼畿外諸侯公卿大夫也且詩云維周之士不顯亦世左氏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皆是臣有世功子孫得襲爵故雖畿內公卿大夫有嗣君也云繩菲今時不借也者周時人謂之屨子夏時人謂之菲漢時謂之不借者此凶菅屨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人皆是異時而別名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注

疏猶麤也音義牡茂后反疏釋曰此齊衰三年章以輕於斬故次斬後疏猶麤也麤衰者案上斬衰章中為君三升半麤衰鄭注雜記云微細焉則屬於麤則三升正服斬不得麤名三升半成布三升微細則得麤稱麤衰為在三升斬內以斬為正故沒義服之麤至此四升始見麤也若然為父哀極直見深痛之斬不見人功之麤至於義服斬衰之等乃見麤稱至於大功小功更見人功之顯緦麻極輕又表細密之事皆為哀有深淺故作文不同也斬衰先言斬者一則見先斬其布乃作衰裳二則見為父極哀先表斬之深重此齊衰稍輕直見造衣之法衰裳既就乃始緝之是以斬衰斬在上齊衰齊在下牡麻絰者斬衰絰不言麻此齊衰絰見麻者彼有杖杖亦苴故不得言麻此經文孤不兼杖故得言麻也云冠布纓者案斬衰冠繩纓退在絞帶下使不蒙苴齊冠布纓無此義故進之使與絰同處此布纓亦如上繩纓以一條為武垂下為纓也云削杖

布帶者竝不取蒙苴之義故在常處但杖實是桐不言桐者以斬衰杖不言竹使蒙苴故闕竹字此既不取蒙苴亦不言桐者欲見母比父削殺之義故亦沒桐文也布帶者亦象革帶以七升布為之此即下章帶緣各視其冠是也齊斬不言布此纓帶言布者以對斬衰纓帶用繩故此須言用布之事也疏屨者疏取用草之義即爾雅云疏不熟之疏若然注云疏猶麤者直釋經疏衰而已不釋疏屨之疏若然斬衰章言菅屨見草體者以其重故見草體舉其惡貌此言疏以其稍輕故舉草之總稱自此以下各舉差降之宜故不杖章言麻屨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小功緦麻輕又沒其屨號言三年者以其為母稍輕故表其年月若然父在為厭降至期今既父卒直伸三年之衰猶不伸斬者以天無二日家無二尊也是以父雖卒後仍以餘尊所厭直伸三年不得伸斬也云者者亦如斬衰章文明者為下出也

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

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注沽猶麤也冠尊加其麤麤功大功也齊衰不書受月者亦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音義枲思似反沽音古後同藨皮表反劉扶表反蒯苦怪反草也疏傳釋曰絰則今人謂之為纓也上章傳先云斬者何不緝也此章言齊對斬故亦先言齊者何緝也云牡麻者枲麻也者此枲對上章苴苴是惡色則枲是好色故間傳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也云牡麻絰右本在上者上章為父左本在下者陽統於內則此為母陰統於外故右本在上也云疏屨者藨蒯之菲也者藨是草名案玉藻云屨蒯席則蒯亦草類注釋曰云冠尊加其麤麤功大功也者此鄭雖據齊衰三年而言冠尊加服皆同是以衰裳升數恒少冠之升數恒多冠在首尊既冠從

首尊故加飾而升數恒多也斬冠六升不言功者六升雖是齊之末未得沽稱故不見人功此三年齊冠七升初入人功之境故言沽功始見人功沽麤之義故云麤功見人功麤大不精者也云齊衰不書受月者亦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者其義說與斬章同故亦云也

○父卒則為母注尊得伸也疏釋曰此章專為母三年重於期故在前也直云父卒為母足矣而云則者欲見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後而母死乃得伸三年故云則以差其義也必知義如此者案內則云女子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注云故謂父母之喪言二十三而嫁不止一喪而已故鄭并云父母喪也若前遭母喪後遭父喪自然為母期為父三年二十三而嫁可知若前遭父服未闋即得為母三年則是有故二十四而嫁不止二十三也知者假令女年二十二月嫁娶之月將嫁正月而遭父喪并後年正月為十三月

小祥又至後年正月大祥女年二十二欲以二月將嫁又遭母喪至後年正月十三月大祥女年二十三而嫁此是父服將除遭母喪猶不得為伸三年況遭父喪在小祥之前何得即伸三年也是父服未除不得為母三年之驗一也又服問注云為母既葬衰八升亦據父卒為母與父在為母五升衰裳八升冠既葬以其冠為之受衰八升同是父卒為母未得伸三年之驗二也間傳云為母既虞卒哭衰七升者乃是父服除後乃為母伸三年初死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為之受衰七升與此經同是父服除後為母乃伸三年之驗三也諸解者全不得此義妄解則文說多塗皆為謬也

注釋曰云尊得伸者得伸三年猶未伸斬

○繼母如母疏釋曰繼母本非骨肉故次親母後謂己母早卒或被出之後繼續己母喪之如親母故云如母但父卒之後如母明父在如母可知下期章不言者舉父沒後明父在如母可知慈母之義亦然皆省文也故皆舉

後以明前也若然直言繼母載在三年章内自然如母可知而言如母者欲見生事死事一皆如己母也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注因猶親也疏傳釋曰傳發問者以繼母本是路人今來配父輒如己母故發斯問答云繼母配父即是胖合之義既與己母無別故孝子不敢殊異之也

○慈母如母疏釋曰慈母非父胖合故次後也云如母者亦生禮死事皆如己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注此謂大夫士之妾也不命則亦

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為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音義女音汝下同期音基後放此

疏傳釋曰傳別舉傳者是子夏引舊傳證成己義故也欲見慈母之義舊已如此故須重之如己母也云妾之無子者謂舊有子今無者失子之妾有恩慈深則能養他子以為己子者也若未經有子恩慈淺則不得立後而養他子不云君命妾曰而云父者對子而言父故言父也必先命母者容子小未有所識乃命之或養子是然故先命母也云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者案內則云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彼終其身為終孝子之身此終其身下乃云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則以慈母輕於繼母言終其身雖據終慈母之身而已明三年之後不復如是以小記云慈母不世祭亦見輕之義也云如母貴父之命也者一非

骨肉之屬二非配父之尊但唯貴父之命故也傳所引
唯言妾之子與妾相後者案喪服小記云為慈母後者
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鄭云緣為慈母後之義父
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己庶子為後又云即庶子為後此
皆子也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為母子也若然
此父命妾之文兼有庶母祖庶母但不命女君與妾子
為母子而已注釋曰鄭知此主謂大夫士之妾妾子之
無母父命為母子者知非天子諸侯之妾與妾子者案
下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父沒乃
大功明天子庶子亦然何有命為母子為之三年乎故
知主謂大夫士之妾與妾子也云其使養之不命為母
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者小功章云君子子為
庶母之慈己者注云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
彼謂適妻子備三母有師母慈母保母慈居中服之則
師母保母服可知是庶母為慈母服小功下云其不慈
己則緦可也是大夫之適妻子不命為母子慈己加服

小功若妾子為父之妾慈己加服小功可知若不慈己則緦麻矣緦麻章云士為庶母傳曰以名服也故此云不命為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者之服可也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為其母大功者大功章云大夫之庶子為其母是大功也云士之妾子為其母期矣者期章云父在為母不可言士之妾子為其母鄭知者推究其理大夫妾子厭降為母大功士無厭降明如衆人服期也云父卒則皆得伸也者士父在己伸矣但大夫妾子父在大功者父卒則與士皆得伸三年也

○母為長子

疏釋曰長子卑故在母下但父為長子在斬章母為長子在齊衰以子為母服齊衰母為之不得過於子為己故亦齊衰也若然長子與衆子為母父在期若夫在為長子豈亦不得過於子為己服期乎然者子為母有降屈之義父母為長子本為先祖之正體無厭降之義故不得以父在屈至期明母為長子不問夫之在否也

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

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注不敢降者不敢以己尊降祖禰之正體疏傳釋曰云何以三年者此亦問比例父母為衆子期等是子此何以獨三年云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者斬章又云何以三年答云正體於上將所傳重不降故於母亦云不敢降故答云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若然夫不敢降妻亦不敢降而云父母者以其父母各自為子故父母各云何以三年而問之是以答各據父母為子而言不據夫妻也注釋曰云不敢以己尊降祖禰之正體者上傳於父已答云正體於上是以鄭解母不降亦與父同以夫婦一體故不降之義亦等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疏釋曰案下章不言疏衰已下者還依此經所陳唯言不杖及麻屨異於上者此章疏衰已下與前章不殊唯期一字

與前三年有異今不直言其異而還具列之者以其此一期與前三年懸絶恐服制亦多不同故須重列七服者也但此章雖止一期而禫杖具有案下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此謂父在爲母即是此章者也母之與父恩愛本同爲父所厭屈而至期是以雖屈猶伸禫杖也爲妻亦伸妻雖義合妻乃天夫夫爲夫斬衰爲妻報以禫杖但以夫尊妻卑故齊斬有異也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注問之者斬衰有二其冠同今齊衰有四章不知其冠之異同爾緣如深衣之緣今文無冠布纓音義緣以絹反傳釋曰云問者曰何冠也者此還子夏之問答注同疏而言問者曰者子夏欲起發前人使之開悟故

假他問答己之言也云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者降服齊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七升冠八升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八升冠九升義服齊衰六升冠九升既葬以其冠為受受服衰九升冠十升降服大功衰七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十升冠十一升正服大功衰八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大功衰九升冠十一升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以其初死冠升與既葬衰升數同故云冠其受也大功亦然云緦麻小功冠其衰也者以其降服小功衰十升正服小功衰十一升義服小功衰十二升緦麻十五升抽其半七升半冠皆與衰升數同故云冠其衰也義疏備於下記也云帶緣各視其冠者帶謂布帶象革帶者緣謂喪服之內中衣緣用布緣之二者之布升數多少視猶比也各比擬其冠也然本問齊衰之冠因答大功與緦麻小功并答帶緣者子夏欲因問博陳其義是以假問答異

常例也注釋曰云問之者見斬衰有二其冠同者下記云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冠六升是其冠同也云今齊衰有四章不知其冠之異同爾者下記云齊衰四升其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七升冠八升唯見此降服齊衰不見正服義服及三月齊衰一章不見以不知其冠之異同故致此問也云緣如深衣之緣者案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此既在喪服之內則是中衣矣而云深衣以其中衣與深衣同是連衣裳其制大同故就深衣有篇目者而言之案玉藻云其為長中繼揜尺注云其為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若然中衣與長衣袂皆手外長一尺案檀弓云練時鹿裘衡長袪注云袪謂褎緣袂口也練而為裘横廣之又長之又為袪則先時狹短無袪可知若然此初喪之中衣緣亦狹短不得如玉藻中衣繼袂揜一尺者也但吉時麛裘即凶時鹿裘吉時深衣即凶時中衣深衣目錄云大夫

以上用素士中衣用布縁皆用采況喪中縁用布明中衣亦用布也其中衣用布雖無明文亦當視冠若然直言縁視冠不言中衣縁用采故特言縁用布何妨喪時中衣亦用布乎云今文無冠布纓者鄭注儀禮從經今文者注内疊出古文不從古文若從經古文者注内疊出今文不從今文此注既疊出今文明不從今文從經古文有冠布纓為正也

○父在為母疏釋曰斬章直言父即知子為之可知今此言母亦知子為之而言父在為母者欲明父母恩愛等為母期者由父在厭故為母屈至期故須言父在為母也

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疏傳釋曰上章已論斬衰不同訖故傳直言何以期而不三年決之也屈也者答辭以家無二尊故於母屈而為期是以云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解父在母屈之意也言不

敢伸其私尊明子於父母本尊若然不直言尊而言私尊者其父非直於子為至尊妻於夫亦至尊母則於子為尊夫不尊之直據子而言故言私尊也若然夫妻敵體而言屈公子為母練冠在五服之外不言屈者舉尊以見卑屈可知大夫妾子為母大功亦斯類也云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者子於母屈而期心喪猶三年故父雖為妻期而除三年乃娶者通達子之心喪之志故也不云心而言志者心者萬慮之總喜怒哀樂好惡六情皆是情則為志母雖一期哀猶未絶是六情之中而哀偏在故云志也不云心也左氏傳晉叔向云一歲王有三年之喪二據太子與穆后天子為后亦期而云三年喪者據達子之志而言三年也○妻傳

曰為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注適子父在則為妻不杖以父為之主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父在

子為妻以杖即位謂庶子疏釋曰妻卑於母故次之夫為妻年月禫杖亦與母同故同章也以其出嫁天夫為夫斬故夫為之亦與父在為母同傳釋曰傳曰何以期也者傳意以妻擬母母是血屬得期怪妻義合亦期故發此之傳也此問異於常例上問母直云何以期今云為妻乃云何以期者雷氏云妻卑以擬同於母故問深於常也云妻至親也者答以妻至親故同於母言妻至親者妻既移天齊體與己同奉宗廟為萬世之主故云至親也注釋曰云適子父在則為妻不杖以父為之主也者不杖章之文也又引服問者鄭彼注云言妻見大夫已下亦為此三人為喪主也若士卑為此三人為喪主可知若然至此經為妻非直是庶子為妻欲見兼有適子父沒為妻在其中云父在子為妻以杖即位謂庶子者案喪服小記云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引之者證經云自天子以下至士庶人父皆不為庶子之妻為喪主故夫皆為妻杖

得伸也

○出妻之子為母注出猶去也疏釋曰此謂母犯七出去謂去夫氏或適他族或之本家子從而為服者也七出者無子一也淫泆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盜竊五也妬忌六也惡疾七也天子諸侯之妻無子亦出唯有六出耳雷氏云子無出母之義故繼夫而言出妻之子也

傳曰出妻之子為母朞則為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注在旁而及曰施親者屬母子至親無絕道音義施以豉反疏傳釋曰云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父母無服者傳意似言出妻即是絕族故於外祖可以無服恐人疑為之服故傳明言之也又云傳曰者子夏引他舊傳證成己義云絕族者嫁來承奉宗廟與族相連綴今出則與族絕故云絕族也無施服者旁及為施以母為族絕即無旁及之服也云

親者屬者舊傳解母被出猶為之服也注釋曰云在旁而及曰施者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蔦與女蘿施于松上皆是在旁而及曰施此以母為主旁及外祖今母已絕族不復及在旁故云無施服也云親者屬母子至親無絕道者屬猶續也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謂母子為屬對父與母義合有絕道故云母子至親無絕道

○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疏釋曰云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者舊傳釋為父後者謂父沒適子承重不合為出母服意傳釋曰云傳曰者子夏釋舊傳意云與尊者為一體者不言與父為體而言與尊者上斬衰章已有傳云正體於上將所傳重釋相承父祖已上皆是尊者故不言父也但事宗廟祭祀者不欲聞見凶人故雜記云有死於宮中三月不祭況有服可得祭乎是以不敢服其私親也父

已與母無親子獨親之故云私親也

○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音義為于僞反疏釋曰云父卒繼母嫁者欲見此母為父已服斬衰三年恩意之極故子為之一期得伸禫杖但以不生已父卒改嫁故降於己母雖父卒後不伸三年一期而已云從為之服者亦為本是路人暫時與父牉合父卒還嫁便是路人子仍著服故生從為之文也報者喪服上下并記云報者十有二無降殺之差感恩者皆稱報若此子念繼母恩終從而為報母以子恩不可降殺即生報文餘皆放此

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注嘗為母子貴終其恩

○不杖麻屨者注此亦齊衰言其異於上疏注釋曰案上斬章布總箭笄亦是異於上鄭不言之至此乃注者彼亦是異於上不言者以下文更有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

帶繩屨亦是異於上同是斬衰而有二文皆異故不得言異於上直注云此妻妾女子子異於男子而已此則雖是別章唯此二事異於上故得言之也此不杖章輕於上禫杖故次之又此章與上章雖杖與不杖不同其正服齊衰裳皆同五升而冠八升則不異也必知父在為母不衰四升冠七升與上三年齊衰同者見鄭注雜記云士以臣從君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弟是父在為母與兄弟同正服五升八升之驗也又鄭注服問云為母既葬衰八升是初死衰五升冠八升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八升冠九升是亦為母同正服衰五升之驗也又案此章云不杖麻屨鄭云言其異於上則上章下疏衰之等亦同又是為母同正服五升之驗也案下記云齊衰四升冠七升及閒傳云為母既虞受衰七升升者唯據上章父卒為母齊衰三年者也

○祖父母

疏釋曰孫為之服喪服條例皆親而尊者在先故斬章先父三年齊衰先母此不杖期先祖亦是其次若然

此章有降有正有義服之本制若為父期祖合大功為父母加隆至三年祖亦加隆至期是以祖在於章首得其宜也

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

疏 傳釋曰云何以期也至尊也者此據母而問所生之母至親唯期而已祖為孫止大功孫為祖既疏何以亦期荅云至尊也者祖為孫降至大功似父母於子降至期祖雖非至親是至尊故期若然不云祖至尊而直云至尊者以是父之至尊非孫之至尊故直云至尊也

○世父母叔父母

疏 釋曰世叔既卑於祖故次之伯言世者欲見繼世為昆弟之子亦期不言報者以昆弟之子猶子若言報為疏故不言報也

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

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胖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注宗者世父為小宗典宗事者也資取也為姑在室亦如之音義胖普半反辟音避旁劉薄浪反又如字疏釋曰傳發何以期問比例者雷氏云非父之所尊嫌服重故問也不直云何以言世父叔父者以經總言而傳離釋故二文各别問也云與尊者一體也者雖非至尊既與尊者為一體故服期不言與父為一體者直言尊者

明父為一體也為與二尊故加期也云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者以世叔父與二尊為體故加期昆弟之子無此義何以亦期故怪而致問也云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者凡得降者皆由己尊也故降之世叔非正尊故生報也云父子一體已下云云傳云此者上既云一體故傳又廣明一體之義凡言體者若人之四體故傳解父子夫妻兄弟還比人四體而言也云父子一體也者謂子與父骨血是同為體因其父與祖亦為一體又見世叔與祖亦為一體也云夫妻一體也者亦見世叔母與世叔父為一體也云昆弟一體也者又見世叔與父亦為一體也故馬云言一體者還是至親因父加於世叔故云昆弟一體因世叔加於世叔母故云夫妻一體也因上世叔是旁尊故以下廣明尊有正有旁之義也人身首足為上下父子亦是尊卑之上下故父子比於首足因父子兼見祖孫故馬云首足者父尊若首加祖在期子卑若足曾孫在緦也云夫婦牉合

也者郊特牲云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是夫婦胖合子肖生焉是胖合為一體也云昆弟四體也者四體謂二手二足在身之旁昆弟亦在父之旁故云四體也云故昆弟之義無分者此傳兄弟有合離之義以手足四體本在一身不可分別若昆弟共成父身亦不可分別是昆弟之義不合分也云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者昆弟理不合分然而分者則辟子之私也使昆弟之子各自私朝其父故須分也云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者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朝事父母若兄弟同在一宮則尊崇諸父之長者第二已下其子不得私其父不成為人之子之法也云故有東宮有西宮云云案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命之士父子同宮縱同宮亦有隔別亦為四方之宮也云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者二母是路人以來配世叔父則生母名既有母名則當隨世叔而服之故云以名服也注釋曰案喪服小記云繼別為大宗繼禰為小宗

大宗繼別子之後百世不遷之宗在五服之內者族人為之月算如邦人餘為齊衰齊衰三月章宗子是也小宗有四皆據五服之內依常著服五世別高祖則別事親者今宗子在期章之內明非大宗子是世父為小宗典宗事者也云為姑在室亦如之者大功章云為姑嫁大功明未嫁在此期章若然經不見姑者雷云不見姑者欲見及時早出之義

○大夫之適子為妻音義適丁狄反本又作嫡疏釋曰云大夫之適子為妻在此不杖章則上杖章為妻者是庶子為妻父沒後適子亦為妻杖亦在彼章也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為妻不杖注大夫不以尊降適婦者重適也凡不降者謂如其親服服之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

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為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疏傳釋曰怪所以期發此例而問者大夫衆子為妻皆大功今令適子為妻期故發問也云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者大功章有適婦注云適子之妻是父不降適婦也云子亦不敢降者謂不敢降至大功與庶子同也云何以不杖也者既不降怪不杖故發問也父在為妻不杖者父為適子之婦為喪主故適子不敢伸而杖也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是大夫為適婦為喪主也故子不杖也若然此適子為妻通貴賤今不云長子通上下而云適子唯據大夫者以五十始爵為降服之始嫌降適婦其子亦降其妻故明舉大夫不降天子諸侯雖尊不降可知注釋曰云大夫不以尊降適婦者重適也者此解經文所不降適子之婦對大夫為庶子之婦小功是尊降也云凡不降者謂如其親服服之者謂依五服常

法服之云降有四品者鄭因傳有降不降之文遂總解喪服上下降服之義云君大夫以尊降者天子諸侯為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子長子之妻等不降餘親則絕天子諸侯絕者大夫降一等即大夫為衆子大功之等是也云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者此非身自尊以受父之厭屈降下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為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父卒乃大功是也大夫之子即小功章云大夫之子為從父昆弟在小功皆是也云公之昆弟以旁尊降者此亦非已尊旁及昆弟故亦降其諸親即小功章云公之昆弟為從父昆弟是也案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為母妻昆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若然公之昆弟有兩義既以旁尊又為餘尊厭也云為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者謂若下文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又下文云女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為父後者此二者是出也凡大夫之服例在正服後今在昆弟上者以其妻本在杖期直以父為主故

降入不杖章是以進之在昆弟上也〇昆弟注昆兄也為姊妹在室亦如之疏釋曰昆弟卑於世叔故次之此亦至親以期斷注釋曰云昆兄也者昆明也以其次長故以明為稱弟第也以其小故以次第為名云為姊妹在室亦如之者義同於上姑在室也〇為眾子注眾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亦如之士謂之眾子未能遠別也大夫則謂之庶子降之為大功天子國君不服之內則曰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音義別彼列反疏釋曰眾子卑於昆弟故次之注釋曰注兼云女子之義如上姑姊妹但上鄭注云在室此不云在室可知故略不言也昆弟眾子及下昆弟之子皆不發傳者以其

同是一體故無異問姊妹女子子在室不見者亦如上姑不見雷氏云欲見出當及時又大功章見姑姊妹女子子嫁大功明此在室可知故略之也云士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者經不去士鄭云士者喪服本文是士故言士可知也云大夫則謂之庶子降之為大功者下文大夫之子皆云庶子降一等故大功云天子國君不服之者以其絶旁親故知不服若然經所云唯據士也引内則者案彼云子生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鬌以見於父若冢子生則見於正寢其日夫妻共食具視朔食天子則大牢諸侯則少牢大夫特牲士特豚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咳而名之執右明授之室事退入父之燕寢乃食下云其非冢子皆降一等又云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者不授室事故也此鄭注未食已食急正緩庶之義言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彼言適子謂適妻所生第二已下庶子謂妾子也

○昆弟之子傳

引之者證言庶子是別於適長者也

曰何以期也報之也注檀弓曰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疏釋曰昆弟子疏於親子故次之世叔父為之注釋曰此兩相為服不言報者引同己子與親子同故不言報是以引檀弓為證言進者進同己子故也○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注兩言之者適子或為兄或為弟疏釋曰此大夫之妾子故言庶若適妻所生第二已下當直云昆弟不言庶也注釋曰云兩言之者以其適妻所生適子或長於妾子或小於妾子故云兩言之適子或為兄或為弟是以經昆弟並言之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注大夫雖尊不敢降其適重之也適子為庶昆弟庶昆弟相為亦如大夫為之疏傳釋曰云

父之所不降者即斬章父為長子是也云子亦不敢降者於此服期是也發何以傳者餘兄弟相為皆大功獨為適服期故發問比例之傳也注釋曰云大夫雖尊不敢降其適重之也者釋傳父之所不降云適子為庶昆弟已下鄭廣明大夫與適子所降者以大夫適子得行大夫禮故父子俱降庶庶又自相降也如大夫為之皆大功也

○適孫疏釋曰孫卑於昆弟故次之此謂適子死其適孫承重者祖為之期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注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上為祖後者也長子在則皆為庶孫耳孫婦亦如之適婦在亦為庶孫之婦凡父於將為後者非長子皆期也疏傳釋曰傳云何以問

比例者亦為衆孫大功此獨期故發問也云有適子者無適孫者謂適子在不得立適孫為後也云孫婦亦如之亦謂不立之故云亦如之也注釋曰云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上為祖後者也者此釋祖為孫服重之義言周之道對殷道則不然以其殷道適子死弟乃當先立故言周之道也云長子在則皆為庶孫耳者既適子在不得立孫明同庶孫之例云凡父於將為後者非長子皆期也者案喪服小記云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是以鄭云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非長子皆期明非長子婦及於非適孫傳重同於庶孫大功可知也若然長子為父斬父亦為斬適孫承重為祖斬祖為之期不報之斬者父子一體本有三年之情故特為祖斬祖為孫本非一體但以報期故期不得斬也 ○為人

後者為其父母報疏釋曰此謂其子後人反來為父母在者欲其厚於所後薄於本親抑之故次在孫後也若然既為本生不降斬至禫杖章者亦是深抑厚於大宗也言報者既深抑之使同本疏往來相報之法故也　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

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注都邑之士則知尊禰近政化也大祖始封之君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自由也及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上猶遠也下猶近也収族者謂别親疏序昭穆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音義後如字又音侯算素管反劉音選大祖音泰

疏傳釋曰問者本生父母應斬及三年今乃不杖期故問比例也云不貳斬也者答辭又不貳斬者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此解不貳斬之意也此問答雖兼母專據父故答以斬而言案喪服小記云别子為祖繼别

為大宗謂若魯桓公適夫人文姜生太子名同後為君次子慶父叔牙季友此三子謂之别子别子者皆以臣道事君無兄弟相宗之法與太子有别又與後世為始故稱别子也大宗有一小宗有四大宗一者别子之子適者為諸弟來宗之即謂之大宗自此以下適適相承謂之百世不遷之宗五服之内親者月算如邦人五服之外皆來宗之為之齊衰齊衰三月章為宗子之母妻是也小宗有四者謂大宗之後生者謂别子之弟小記注云别子之世長子兄弟宗之第二已下長者親弟來宗之為繼禰小宗更一世長者非直親兄弟又從父昆弟亦來宗之為繼祖小宗更一世長者非直親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從祖昆弟來宗之為繼曾祖小宗更一世長者非直有親昆弟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來宗之又有從曾祖昆弟來宗之為繼高祖小宗也更一世絶服不復來事以彼自事五服内繼高祖已下者也四者皆是小宗則家家皆有兄弟相事長者之小宗雖家家盡有

小宗仍世事繼高祖已下之小宗也是以上傳云有餘則歸之宗亦謂當家之長為小宗者也云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者此問小宗大宗二者與何者為後後大宗也案何休云小宗無後當絕與此義同也又云後大宗者降其小宗此則繼為人後為父母父母尚降明餘皆降也故大功章云為人後者為其昆弟是降小宗之類也云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者此問必後大宗何意也明宗子尊統領族人是以書傳云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於房序之以昭穆既有族食族燕齒序族人之事是以須後不可絕也故云尊之統也云禽獸已下者因上尊宗子遂廣申尊祖宗子之事也云禽獸知母不知父者爾雅云兩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彼對文而言之也若散文言之獸亦名禽禽獸所生唯知隨母不知隨父是知母不知父云野人曰父母何算焉者野人謂若論語鄭注云野人粗略與都邑之士相對亦謂國外為野人野人稍遠政化都邑之士

為近政化周禮云野自六尺之類者不知分別父母尊卑也云都邑之士則知尊禰者士下對野人上對大夫則此士所謂在朝之士并在城郭士民知義禮者總謂之為士也云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者此學士謂鄉庠序及國之大學小學之學士文王世子亦云學士雖未有官爵以其習知四術閑之六藝知祖義父仁之禮故敬父遂尊祖得與大夫之貴同也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所自出皆是爵尊者其德所及遠之義也云大宗收族已下謂論大宗立後之意也云適子不得後大宗者以其自當主家事并承重祭祀之事故也注釋曰都邑之士者對天子諸侯曰國采地大夫曰都邑故周禮載師有家邑小都大都春秋左氏諸侯下大夫采地亦云邑曰築都曰城散文天子已下皆名都邑都邑之內者其民近政化若然天子諸侯施政化民無以遠近為異但近者易化遠者難感故民近政化者識深則知尊父遠政化者識淺不知父母有尊卑之別也大祖

始封之君者案周禮典命云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爵皆加一等加一等者三公為上公九命卿為牧為侯伯七命大夫為子男五命此皆為大祖後世不毀其廟若魯之周公齊之大公衛之康叔鄭之桓公之類皆是大祖者也云始祖感神靈而生若后稷契也自由也及始祖所由生謂祭天者謂祭所感帝還以始祖配之案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后稷感東方青帝靈威仰所生契感北方黑帝汁光紀所生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郊特牲云兆日於南郊就陽位則王者建寅之月祀所感帝於南郊還以感生祖配祭周以后稷殷以契配之故鄭云謂祖配祭天也又鄭注大傳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則不止后稷與契而已但后稷感青帝所生即生民詩云履帝武敏歆據鄭義帝嚳世妃姜嫄履青帝大人跡而生后稷殷之先母有娀氏之女簡狄吞燕卵而生契此二者文著故鄭據而言之其實帝王皆有所感而生

也云上猶遠也下猶近也者天子始祖所自出諸侯及大祖竝於親廟外祭之是尊統遠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中下士一廟是卑者尊統近也若然此論大宗子而言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等者欲見大宗子統領百世而不遷又上祭别祖與大祖而不易亦是尊統遠小宗子唯統五服之内是尊統近故傳言尊統遠近而云大宗者尊之統也又云大宗者收族是大宗統遠之事也引大傳者案彼稱姓謂正姓若殷子周姬之類綴之以食者以食禮相連綴使不相疏若宗子與族人行族食族燕者也云百世婚姻不通周道然者對殷道則不然謂殷家不繫之以正姓但五世絶服以後庶姓别於上而戚單於下下婚姻通也引之者證周之大宗子統領族人序以昭穆百世不亂之事也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之為父後者疏釋曰女子卑於男子故次男子後

傳曰為父何以期也婦人

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二尊也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注從者從其教令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為父後服重者不自絶於其族類也曰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小宗明非一也小宗有四丈夫婦人之為小宗各如其親之服避大宗疏

傳釋曰經兼言父母傳特問父不問母者家無二尊故父在為母期今出嫁仍期但不杖禫而已未多懸絶故不問女子子在室斬衰三年今出嫁與母同在不杖麻屨懸絶故問云為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答辭云婦人不貳斬者何更問不貳斬之意也云婦人有三從之義已下答辭前斬章云為人後不云丈夫不貳斬至此女子子云婦人不貳斬者則丈夫容有二斬故有為長子皆斬又喪服四制云門内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至於君父別時而喪仍得為父伸斬則丈夫有二斬至於女子子在家為父出嫁為夫唯一無二故特言婦人是異於男子故也若然案雜記云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是婦人為夫并為君得二斬者然則此婦人不貳斬者在家為父斬出嫁為夫斬為父期此其常事彼為君不可以輕服服君非常之事不得決此也言婦人有三從之義者欲言不貳斬之意婦人從人所從即為之斬若然夫死從子不為子斬者子為母齊衰母為

子不得過齊衰故亦不斬也云婦人不能二尊者欲見不貳斬之意云曰小宗故服期者欲見大宗子百世不遷婦人所歸雖不歸大宗宗內丈夫婦人為之齊衰三月小宗宗內兄弟父之適長者為之婦人之所歸宗者歸此小宗遂為之期與大宗別傳恐人疑為大宗故辨之曰小宗故服期也注釋曰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知義然者若父母在嫁女自當歸寧父母何須歸宗子傳言婦人雖在外必歸宗明是據父母卒者故鄭據父母卒而言若然天子諸侯夫人父母卒不得歸宗以其人君絕宗故許穆夫人衛侯之女父死不得歸賦載馳詩是也云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者鄭解傳意言曰小宗者傳重釋歸宗是乃小宗也云明非一者欲見家家皆有也云小宗有四者已於上釋云丈夫婦人為小宗各如其親之服者謂各如五服尊卑服之無所加減云避大宗者大宗則齊衰三月凡丈夫婦人五服外皆齊衰三月五服內月筭如邦人亦皆齊衰無大功小功緦

麻故云避大宗也○繼父同居者疏釋曰繼父本非骨肉故次在女子子之下案郊特牲云夫死不嫁終身不改詩共姜自誓不許再歸此得有婦人將子嫁而有繼父者彼不嫁者自是貞女守志亦有嫁者雖不如不嫁聖人許之故齊衰三年章有繼母此又有繼父之文也傳曰何以期也

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居注妻穉謂年未滿五十子幼謂年

十五已下子無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為之築宮廟於家門之外神不歆非族妻不敢與焉恩雖至親族已絶矣夫不可二此以恩服爾未嘗同居則不服之音義適施隻反稱傳釋曰何以期也者以本非骨肉故致問也直吏反疏傳曰已下竝是引舊傳為問答自此至齊衰期謂子家無大功之內親繼父家亦無大功之內親繼父以財貨為此子築宮廟使此子四時祭祀不絶三者皆具即為同居子為之期以繼父恩深故也言妻不言母者已適他族與已絶故言妻欲見與他為妻不合祭已之父故也云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者此一節論異居繼父言異者昔同今異謂上三者若闕一事則為異居假令前三者皆具其後或繼父有子即是繼父有大功之內親亦為異居矣如此繼父

死為之齊衰三月下文齊衰三月章繼父是也云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者欲見前時三者具為同居後三者一事闕即為異居之意云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居謂子初與母往繼父家時或繼父有大功內親或已有大功內親或繼父不為已築宮廟三者一事闕雖同在繼父家亦名不同居繼父全不服之矣注釋曰鄭知妻稱謂年未滿五十者案內則妾年五十閉房不復御何得更嫁故未滿五十也云子幼謂年十五已下者案論語云可以託六尺之孤鄭亦云十五以下知者見周禮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七尺謂年三十六尺謂年十五十五則受征役何得隨母則知子幼十五已下言已下則不通十五以其十五受征明據十四至年一歲已上也云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下記云小功已下為兄弟則小功已下疏故得兄弟之稱則大功之親容同財共活可知云為之築宮廟於家門之外者以其中門外有已宗廟則知此

在大門外築之也必在大門外築之者神不歆非族故也若在門内於鬼神為非族恐不歆之是以大門外為之隨母嫁得有廟者非必正廟但是鬼神所居曰廟若祭法云庶人祭於寢也神不歆非族大戴禮文云夫不可二者據傳云妻明據繼父而言以其與繼父為妻不可更於前夫為妻而祭故云夫不可二也云此以恩服爾者并解為繼父期與三月云未嘗同居則不服之者以其同居與異居有服明未嘗同居不服可知○

為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疏釋曰此以從服故次繼父下但臣之妻皆稟命於君之夫人不從服小君者欲明夫人命亦由君來故臣妻於夫人無服也不直言夫之君而言為者以夫之君從服輕故特言為夫之君也傳釋曰傳曰何以期者問比例者怪人疏而同親者故發問云從服也者以夫為君斬故妻從服期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

妹報疏釋曰此等親出適已降在大功雖矜之服期不絕於夫氏故次義服之下女子子閒在上不言報者女子子出適大功反為父母自然猶期不須言報故不言也姑對姪姊妹對兄弟出適反為姪與兄弟大功姪與兄弟為之降至大功今還相為期故須言報也

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為其無祭主故也注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疏釋曰云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無主有二謂喪主祭主傳不言喪主者喪有無後無無主者若當家無喪主或取五服之內親又無五服親則取東西家若無則里尹主之今無主者謂無祭主也故可哀憐而不降也注釋曰云人之所哀憐者謂行路之人見此無夫復無子而不嫁猶生哀愍況姪與兄弟及父母故不忍降之也若然除此之外餘人為之服者仍依出降之服而不服加以其餘人恩疏

故也不言嫁而云適人者若言適人即謂士也若言嫁乃嫁於大夫於本親又以尊降不得言報故云適人不言嫁○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疏釋曰此亦從服輕於夫之君及姑姊妹女子子無主故次之言為者亦如為夫之君也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注此為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為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曽祖疏釋曰云父母長子君服斬者欲見臣從君服斬者以母亦有期若然君之母當在齊衰與君父同在斬者以母亦有三年之服故并言之云妻則小君也者欲見臣為小君

期是常非從服之例云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者傳解經臣為君之祖父母服期若君在則為君祖父母從服期注釋曰云此為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者若周禮典命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出封皆加一等是五等諸侯為始封之君非繼體容有祖父不為君而死君為之斬臣亦從服期也云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者此祖與父合立為廢疾不立已當立是受國於曾祖若然此二者自是不立今君立不闗父祖又云父卒者父為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者此解傳之父卒耳鄭意以父祖有廢疾必以今君受國於曾祖不取受國於祖若受國於祖祖薨則羣臣為之斬何得從服期故鄭以新君受國於曾祖若然曾祖為君薨羣臣自當服斬若君之祖薨君為之服斬臣從服期也若然父卒者父為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則君之祖亦是廢疾或早死不立是以君之父受國於祖復早卒今君乃受國於曾祖也趙商

問已為諸侯父有癈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為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荅云父卒為祖後者三年斬何疑趙商又問父卒為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為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荅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彼志與此注相兼乃具也○妾為女君䟽釋曰妾事女君使與臣事君同故次之也以其妻既與夫體敵妾不得體夫故名妾妾接也接事適妻故妾稱適妻為女君也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注女君君適妻也女君於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䟽傳釋曰傳意謂妾或是妻之姪娣同事一人怨為之重服故發問也荅曰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者婦之事舅姑亦期故云等但竝后匹適傾覆之階故抑之雖或姪娣使如子之妻與婦事舅姑同

也注釋曰云女君於妾無服者諸經傳無女君服妾之文故云無服者鄭解其不服之意是以云報之則重還報以期無尊卑降殺大重也云降之則嬺者若降之大功小功則似舅姑為適婦庶婦之嬺故使女君為妾無服也

○婦為舅姑疏釋曰文在此者既欲抑妾事女君使如事舅姑故婦為舅姑在下欲使妾情先於婦故婦文在後也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疏傳釋曰問之者本是路人與子胖合則為重服服夫之父母故問也云從服也者荅辭既得體其子為親故重服為其舅姑也

○夫之昆弟之子注男女皆是疏釋曰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進同己子故二母為之亦如己子服期也注釋曰云男女皆是者據女在室與出嫁與二母相為服同期與大功故子中兼男女但以義服情輕同婦事舅姑故次在下也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疏傳釋曰報

之者二母與子本是路人為配二父而有母名為之服期故二母報子還服期若然上世叔之下不言報至此言之者二者二父本是父之一體又引同己子不得言報至此本疏故言報也

○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疏釋曰二妾為其子應降而不降重出此文故次之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注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為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疏傳釋曰傳嫌二妾承尊應降今不降故發問答云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者諸侯絕旁期為眾子無服大夫降一等為眾子大功其妻體君皆從夫而降之至於二妾賤皆不得體君君不厭妾故自為其子得伸遂而服期也注釋曰云唯為長子三年更云其餘謂已所生第二已下以

尊降與妾子同諸侯夫人無服大夫妻為之大功也

○女子子為祖父母疏釋曰章首已言為祖父母兼男女彼女據成人之女此言女子子謂十五許嫁者亦以重出其文故次在此也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注經似在室傳似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疏傳釋曰祖父母正期也已嫁之女可降旁親祖父母正期故不降也故云不敢降其祖也注釋曰知經似在室者以其直云女子子無嫁文故云似在室云傳似已嫁者以其言不敢則有敢者敢謂出嫁降旁親是已嫁之文此言不敢是雖嫁而不敢降祖故云傳似已嫁也經傳互言之欲見在室出嫁同不降故鄭云明雖有出道猶不降也云出道者女子子雖十五許嫁始行納采問名納吉納徵四禮即著笄為成人得降旁親要至二十乃行請期親迎之禮以其笄而未出故云明雖有出道猶不降不直言出

而言道者實未出故云出道猶鄭注論語云雖不得祿亦得祿之道是亦未得祿而云得祿之道亦此類也

○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注命者加爵服之名自士至上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此所為者凡六命夫六命婦疏釋曰此言大夫之子為此六命夫六命婦服期不降之事其中雖有子女重出其文其餘竝是應降而不降故次在女子為祖下但大夫尊降旁親一等此男女皆合降至大功為作大夫與已尊同故不降還服期若姑姊妹女子子若出嫁大功適士又降至小功今嫁大夫雖降至大功為無祭主哀憐之不忍降還服期也注釋曰云命者加爵服之名者見

公羊傳云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又案覲禮諸
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以命侯氏是命者加爵服之
名也云自士至上公凡九等者不據爵皆據命而言故
大宗伯云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爵再命受
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
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伯則分陝上公者是九等者也以
其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大國孤四命公
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卿二命大夫一命
士不命天子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
中士二命下士一命此經雖無士鄭總解天子諸侯命
臣后夫人命妻之事故兼言士也君命其夫者君中總
天子諸侯云后夫人亦命其妻矣者案禮記云夫人不
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由昭公娶同姓不告天子天
子亦不命明臣妻皆得后夫人命也鄭言此者經云命
夫命婦不辨天子諸侯之臣則天子諸侯下但是大夫
妻皆是命婦也云此所為者凡六命夫六命婦者六命

夫謂世父一也叔父二也子三也昆四也弟五也昆弟之子六也六命婦者世母一也叔母二也姑三也姊四也妹五也女子子六也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為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注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謂姑姊妹女子子也其有祭主者如衆人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唯據女子

子似失之矣大夫曷為不降命婦據大夫於姑姊妹女子子既以出降大功其適士者又以尊降在小功也夫尊於朝與己同妻貴於室從夫爵也音義適如字朝直遙反疏傳釋曰云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者鄭兼言命婦欲見既為命婦不降又無祭主更不降服期之意也傳云何以言唯子不報也鄭云子中兼男女傳唯據女子子鄭不從也云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者欲見此經云大夫之子得行大夫禮降與不降一與父同故傳據其父為大夫為本以子亦之也云大夫曷為不降命婦也已下欲見大夫是尊同大夫妻是婦人非尊同亦不降者傳解妻亦與夫同尊卑之意是以云夫尊於朝妻貴於室以其大夫以上貴士以下賤此中無士與士妻故以貴言之也注釋曰云無主者命婦之

無祭主謂姑姊妹女子子也者鄭言此者經六命婦中有世母叔母故鄭辨之以其世母叔母無主有主皆為之期故知唯據此四人而言也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者以其男女俱為父母三年父母唯為長子斬其餘降何得言報故知子中兼男女是知傳唯據女子子失之矣云大夫曷為不降命婦者據大夫於姑姊妹女子子既以出降大功其適士者又以尊降在小功也者此亦六命婦中有二母故鄭辨之也云夫尊於朝已下鄭亦解姑姊妹女子子之夫貴與已同之義若然案曲禮云四十強而仕五十艾服官政為大夫何得大夫子又為大夫又何得有弟之子為大夫者五十命為大夫自是常法大夫之子有德行茂盛者豈待五十乃命之乎是以殤小功有大夫為其昆弟之長殤大夫既為兄弟殤明是幼為大夫舉此一隅不得以常法相難也

○大夫為祖父母適孫為士者疏釋曰祖與孫為士卑敵次在此也傳

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注不敢降其祖與適則可降其旁親也疏注釋曰大夫以尊降其旁親雖有差約不顯著故於此更明之傳云不降祖與適明於餘親降可知大夫降旁親明矣○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疏釋曰以出嫁為其父母亦重出其文故次在此云公謂五等諸侯皆有八妾士謂一妻一妾中間猶有孤卿大夫妾不言之者舉其極尊卑者其中凡有妾為父母可知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注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

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疏傳釋曰傳曰何以期也以公子為君厭為
己母不在五服又為己母黨無服公妾既不得體君君
不厭故妾為父母得伸遂而服期也注釋曰鄭欲破傳
義故據傳云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然則女君
體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言與猶不正執之辭也云
春秋之義者案桓九年左傳云紀季姜歸于京師杜云
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書字者伸父母之尊是
王后猶不得降父母是子尊不加父母傳何云妾不得
體君乎豈女君降其父母是以云傳似誤矣言似亦是
不正執故云似其實誤也云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
者雜記文也云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者鄭既
以傳為誤故自解之鄭必不從傳者一則以女君不可
降父母二則經文兼有卿大夫士何得專據公子以決
父母乎是以
傳為誤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注無受者服是服而除不以輕服受之不著月數者天子諸侯葬異月也小記曰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疏釋曰此齊衰三月章以其義服日月又少故在不杖章下上皆言冠帶此及下傳大功皆不言冠帶者以其輕故略之至正大功言冠見其正猶不言帶緦麻又直言緦麻餘又略之若然禮記云齊衰居堊室者據期故譙周亦云齊衰三月不居堊室注釋曰云無受者服是服而除不以輕服受之者凡變除皆因葬練祥乃行但此服至葬即除無變服之理故云服是服而除若大功已上至葬後以輕服受之若斬衰三升冠六升葬後受衰六升是更以輕服受之也云不著月數者天子諸侯葬異月也者大夫士三月葬此章皆三月葬後除之故以三月為主三月者法一時天氣變可以除之但

此經中有寄公為所寓又有舊君中兼天子諸侯又有庶人為國君鄭云天子畿内之民服天子亦如之也但天子七月葬諸侯五月葬為之齊衰者皆三月藏其服至葬更服之葬後乃除是以不得言少以包多亦不得言多以包少是以不著月數者天子諸侯葬異月故也引小記者彼記人見此喪服齊衰三月與大功皆不言屨故解此二章同繩屨是以鄭還引之證此章著繩屨也

○寄公為所寓注寓亦寄也為所寄之國君服音義寓音遇疏釋曰此章論義服故以疏者為首故寄公在前注釋曰言寓亦寄者詩式微云黎侯寓於衛寓即寄其義同故云寓亦寄也作文之勢不可重言寄故云寓也

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為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注諸侯五月而葬而服齊衰三月

者三月而藏其服至葬又更服之既葬而除之疏傳釋曰傳依上例執所不知稱者何問比例者尊是諸侯各有國土而寄在他國故發問也失地之君也荅辭也失地君者謂若禮記射義貢士不得其人數有讓數有讓黜爵削地盡君則寄在他國詩式微黎侯寓於衛彼為狄人所廹逐寄在衛黎之臣子勸以歸是失地之君為衛侯服齊衰三月藏其服至葬更服葬訖乃除也云言與民同也者以客在主國得主君之恩故報主君與民同則民亦服之三月藏其服至葬又反服之既葬訖乃除也注釋曰上已釋變除要待葬後諸侯五月葬而言三月故知三月藏服至葬更服葬後乃除可知不於章首言之欲就三月之下解之故也

○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注婦人女子子在室及嫁歸宗者也宗子繼別之後百世不

遷所謂大宗也疏釋曰此與大宗同宗親如寄公為所寓故次在此言丈夫婦人者謂同宗男子女子皆為大宗子并宗子母妻齊衰三月也注釋曰此經為宗子謂與大宗别高祖之人皆服三月也案斬章女子子在室及女反在父室者又不杖章中歸宗婦人為當家小宗親者期為大宗疏者三月也云宗子繼别之後者案喪服小記及大傳云繼别為大宗又云有五世則遷之宗小宗有四是也有百世不遷之宗繼别為大宗是也云所謂大宗也者即上文大宗者尊之統是也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也疏傳釋曰傳以丈夫婦人與宗子服絕而越大功小功與曾祖同怪其大重故問比例何以服齊衰三月云尊祖也至之義也答辭也祖謂别子為祖百世不遷之祖

當祭之日同宗皆來陪位及助祭故云尊祖也云尊祖故敬宗者是百世不遷之宗大宗者尊之統故同宗敬之云敬宗者尊祖之義也者以宗子奉事別子之祖是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也者謂宗子父已卒宗子主其祭王制云八十齊衰之事不與則母七十亦不與今宗子母在年未七十母自與祭母死宗人為之服宗子母七十已上則宗子妻得與祭宗人乃為宗子妻服故云然也必為宗子母妻服者以宗子燕食族人於堂其母妻亦燕食族人之婦於房皆序以昭穆故族人為之服也○為舊君君之母妻疏釋曰舊君舊蒙恩深以對於父今雖退歸田野不忘舊德故次在宗子之下也但為舊君有二一則致仕二則待放未去此則致仕者也不云舊臣而云舊君者若云舊臣嫌謂舊君為之非喪服體例故云舊君若斬章云父君者則臣子為之此不復言臣法如君也傳曰為舊君者孰謂

也君與民同也言三月也衰齊服以何也者已而焉仕也
致而疾癈有若老謂者已而焉仕注也君小則妻母之

仕者也為小君服者恩深於民疏傳釋曰云為舊君者孰謂也者此經上下

臣為舊君有二故發問云孰謂也云仕焉而已者也者答辭也傳意以下為舊君是待放之臣以此為致仕之臣也云何以服齊衰三月者怪其舊服斬衰今服三月也云言與民同也者以本義合但今義已斷故抑之使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者雖前後不得同時皆是小君故齊衰三月恩深於民故也注釋曰云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癈疾而致仕者也者此解仕焉而已有仕已老者曲禮云大夫七十而致仕云有癈疾者謂未七十而有癈疾亦致仕之中有二也云為小君服者恩深於民也者下文庶人為國君無小君是恩淺此為小

君是恩深於民也○庶人為國君注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疏注釋曰案論語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云民者冥也其人見道遠案王制云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庶人謂府史胥徒經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據在官者而言之檀弓云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謂士大夫為君杖則庶人不為君杖服則下同於民三月也云天子畿內之民亦如之者以其畿外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已下其民皆服君三月則畿內千里是專屬天子故知為天子亦如諸侯之境內也○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注在外待放已去者疏釋曰此大夫在外不言為本君服與不服者案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以其尊卑不敵若然其君尊卑敵

乃反服舊君服則此大夫已去他國不言服者是其君尊卑不敵不反服者也是以直言其妻長子為舊國君注釋曰云在外待放已去者知是待放已去者對上下文而知以其上傳以為仕焉而已下傳云而猶未絕此傳云長子言未去明身是已去他國與本國絕者故鄭云待放已去者也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

注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春秋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君臣有合離之義長子去可以無服

疏傳釋曰并服而問者怪其重何者妻本從夫服君今夫已絕妻不合服而服之長子本為君斬者亦大夫之子得行大夫禮從父而服之今父已絕於君亦當不服矣而皆服齊衰三月故發問也注釋曰云妻雖

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者鄭欲解傳曰妻言與民同之意以古者不外娶是當國娶婦婦是當國之女今身與妻俱出他國大夫雖絕而妻歸宗往來猶是本國之民其歸者則期章云為昆弟之為父後者曰小宗者是也云春秋者案春秋公羊傳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彼云婦此云女鄭以義言之以其未至夫家故云女引之者證古者大夫不外娶之事云君臣有合離之義者謂諫爭從臣是有義則合三諫不從是無義則離子既隨父故去可以無服也

○繼父不同居者注嘗同居今不同疏釋曰此則期章云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者也但章皆有傳惟庶人為國君及此繼父不傳者以其庶人已於寄公與上下舊君釋訖繼父已於期章釋訖是以皆不言也

○曾祖父母疏釋曰曾高本合小功加至齊衰故次繼父之下此經直云曾祖不言高祖案下緦麻章鄭注云族祖

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是以此注亦兼曾高而說也若然此曾祖之内合有高祖可知不言者見其同服故也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注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為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音義殺所界反疏傳釋曰云何以齊衰三月也者問者怪其三月大輕齊衰又重故發問也云小功者兄弟之服也者案下記傳云凡小功已下為昆弟是以云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云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者傳釋服齊

衰之意也注釋曰云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者自斬至緦是也云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者據為父期而言故三年問云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彼又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是本為父母加隆至三年故以父為本而上殺下殺也是故言為高祖緦麻者謂為父期為祖宜大功曾祖宜小功高祖宜緦麻又云據祖期是為父加隆三年為祖宜期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故鄭云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此鄭總釋傳云小功者兄弟之服其中含有高曾二祖而言之也又云則曾孫玄孫為之服同也者曾祖中既兼有高祖是以云曾孫玄孫各為之齊衰三月也云重其衰麻尊尊也者既不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故云重其衰麻謂以義服六升衰九升冠此尊尊者也云減其日月恩殺也者謂減五月為三月者因曾高於己非一體恩殺故也

○大夫為宗子疏釋曰大夫尊降旁親皆一等尊祖故敬宗是以大夫雖尊不降宗子為之三月宗子既不降母妻不降可知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疏傳釋曰以大夫於餘親皆降獨不降宗子故并服而問荅云不敢降其宗也者於餘親則降也

○舊君注大夫待放未去者疏釋曰此舊君以重出故次在此也注釋曰鄭知此舊君是待放未去之大夫者鄭據傳而言也案上下四經皆言為舊君不言國庶人為國君言國其妻長子為舊國君言國此舊君又不言國者據繼在土地而為之服正如為舊君止是不敢進同臣例故服之三月非為土地故不言國庶人本繼土地故言國也其妻長子本為繼土地故言國此待放未去本為君埽其宗廟為服不繼土地故不言國也

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

也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絶也注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絶者言爵禄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妻子自若民也䟽傳釋曰此為舊君服對前已去不服舊君此雖未去已在境而為服故怪其重所以并服而問也又餘皆不并人問直云何以齊衰唯此與寄公并人而問者所怪深重者并人而言至如寄公本是體敵一朝重服并言寄公此待放之臣已在國境可以不服而服之故并言大夫也注釋曰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者此以道去君據三諫不從在境待放得環則還得玦則去如此者謂之以道去君有罪放逐若晉放胥甲父於衛之等為非道去君云未絶者言爵禄有列於朝

出入有詔於國者下曲禮文爵禄有列謂待放大夫舊位仍在出入有詔於國者謂兄弟宗族猶存吉凶之事書信往來相告不絶引之者證大夫去君埽其宗廟詔使宗族祭祀爲此大夫雖去猶爲舊君服若然君不使埽宗廟爵禄已絶則是得玦而去則亦不服矣云妻子自若民也者此鄭還約上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也上下舊君皆不言士者上云仕焉者有士可知是以傳亦不言大夫次云大夫在外言大夫者以其士妻亦歸宗與大夫同其大夫長子父在朝長子得行大夫禮未去爲君服斬若士之長子與衆子同父去子雖未去即無服矣與大夫長子異故特言大夫也此不言士者此主爲待放未絶大夫有此法士雖有三諫不從出國之時案曲禮踰境素服乗髦馬不蚤鬋不御婦人三月而後即向他國無待放之法是出國即不服舊君矣是以舊君唯有大夫也若然不言公卿及孤者詩云三事大夫則三公亦號大夫則大夫中總兼之矣 ○

曾祖父母為士者如衆人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疏傳釋曰問者以大夫尊皆降旁親今怪其服故發問經不言大夫傳為大夫解之者以其言曾祖為士者故知對大夫下為之服明知曾孫是大夫〇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疏釋曰此亦重出故次在男子曾孫下也但未嫁者同於前為曾祖父母今并言嫁者女子子有嫁逆降之理故因已嫁并言未嫁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注言嫁於大夫者明雖尊猶不降也成人謂年二十已笄醴者也此者不降明有所降疏注釋曰言嫁於

大夫者明雖尊猶不降也者是舉尊以見卑欲明適士者以下不降可知也云成人謂年二十已笄醴者也者以其云成人明據二十已笄以醴禮之若十五許嫁亦笄為成人亦得降與出嫁同但鄭據二十不許嫁者而言之案上章為祖父母本無降理不須言不敢又女子子為祖父母傳不言不敢降其祖至此乃言者謂曾祖輕尚不降況祖父母重者不降可知是舉輕以見重也云此者不降明有所降者案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叔父母如此類是有所降也餘者皆不次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注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之䟽 釋曰章次此者以其本服齊衰期為殤死降在大功故在正大功之上義齊衰之下也不云月數者下文有纓絰無纓絰須言七月九月彼已見月故於此略之且此經與前不同前期章具文於

前杖章下不杖章直言其異者此殤大功章首為文略於正具文者欲見殤不成人故前略後具亦見相參取義云無受者以傳云殤文不縟不以輕服受之注釋曰云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之者斬齊皆不言布與功以其哀痛極未可言布體與人功至此輕可以見之言大功者斬衰章傳云冠六升不加灰則此七升言鍛治可以加灰矣但麤沽而已若然言大功者用功功麤大故沽疏其言小者對大功是用功細小○子女

子子之長殤中殤注殤者男女未冠笄而死可殤者女子子許嫁不為殤也疏釋曰子女子子在章首者以其父母於子哀痛情深故在前注釋曰云殤者男女未冠笄者案禮記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不為殤女子笄而不為殤故知男女未冠笄而死可哀殤者女子子許嫁不為殤者女子笄與男子冠同明許嫁笄雖未出亦為成人不為殤可知兄弟之子亦

同此而不别言者以其兄弟之子猶子明同於子故不言且中殤或從上或從下是則殤有三等制服唯有二等者欲使大功下殤有服故也若服亦三等則大功下殤無服矣聖人之意然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經不樛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歳為下殤不滿八歳以下為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注縟猶數也其文數者謂變除之節

也不樛垂者不絞其帶之垂者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殤而無服者哭之而已為昆弟之子女子子亦如之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又云女子子者殊之以子關適庶也音義縟音辱樛居虯反

疏傳釋曰云何以大功也問者以成人皆期今乃大功故發問也云未成人也者答辭以其未成人故降至大功云何以無受也問者以其成人至葬後皆以輕服受之今喪未成人即無受故發問也云喪成人者其文縟已下答辭遂因廣解四等之殤年數之别并哭與不哭具列其文但此殤次成人是以從長以及下與無服之殤又三等殤皆以四年為差取法四時穀物變易故也又以八歲已上為有服七歲已下為無服者案家語

本命云男子八月生齒八歲齓齒女子七月生齒七歲齓齒今傳據男子而言故八歲已上為有服之殤也傳必以三月造名始哭之者以其三月一時天氣變有所識眄人所加憐故據名為限也云未名則不哭也者不正依以日易月而哭初死亦當有哭而已注釋曰云其文數者謂變除之節也者成人之喪既葬以輕服受之又變麻服葛緦麻者除之至小祥又以輕服受之男子除於首婦人除於帶是有變除之數也今於殤人喪象物不成則無此變除之節數月滿則除之又云不樛垂者不絞帶之垂者凡喪至小斂皆服未成服之麻麻帶大功以上散帶之垂者至成服乃絞之小功以下初而絞之今殤大功亦於小斂服麻散垂至成服後亦散不絞以示未成人故與成人異亦無受之類故傳云蓋未成人也引雜記者證此殤大功有散帶至成服不絞與成人異也云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者若至七歲歲有十二月則八十四日哭之此既於子女子

子下發傳則唯據父母於子不關餘親云殤而無服哭之而已者此鄭總解無服之殤以日易月哭之事也云昆弟之子女子子亦如之者以其成人同是期與衆子同今經傳不言者以其亦猶子故也云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者謂若期章云子又云昆弟之子是子中兼男女也又云女子子者殊之以子關適庶者關通也為子中通有長之適若然成人為之斬衰三年今殤死與衆子同者以其殤不成人與穀物未熟同故入殤大功也故別言子見斯義也王肅馬融以為日易月者以哭之日易服之月殤之朞親則以旬有二日哭緦麻之親者則以三日為制若然哭緦麻三月喪與七歲同又○叔此傳承父母子之下而哭緦麻孩子疏失之甚也

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

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為適子之長殤中殤注公君也諸侯大夫不降適殤者重適也天子亦如之疏釋曰自此盡大夫庶子為適昆弟之長殤中殤皆是成人齊衰朞長殤中殤殤降一等在大功故於此總見之又皆尊卑為前後次第作文也云公為適子大夫為適子皆是正統成人斬衰今為殤死不得著代故入大功特言適子者天子諸侯於庶子則絶而無服大夫於庶子降一等故於此不言唯言適子也若然二適在下者亦為重出其文故也注釋曰云公君也者直言公恐是公士之公及三公與孤皆號公故訓為君見是五等之君故言諸侯言天子亦如之者以其天子與諸侯同絶宗故也○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

注經有纓者為其重也自大功以上經有纓以一條繩為之小功已下經無纓也疏釋曰經之有纓所以固經猶如冠之有纓以固冠亦結於頤下也五服之正無七月之服唯此大功中殤有之故禮記云九月七月之喪三時是也注釋曰云經有纓者為其重也者以經云九月纓經七月不纓經故知經有纓為其情重故也自大功已上經有纓此鄭廣解五服有纓無纓之事但諸文唯有冠纓不見經有纓之文鄭檢此經長殤有纓法則知成人大功已上經有纓明矣鄭知一條繩為之者見斬衰冠繩纓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故知此經之纓亦通屈一條屬之經垂下為纓可知小功已下經無纓也者亦以此經中殤七月經無纓明小功五月已下經無纓可知

○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

九月者注受猶承也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正言三月者天子諸侯無大功主於大夫士也此雖有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非内喪也疏釋曰此成人大功章輕於前殤章前殤章既略於此具言注釋曰云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者已於斬章釋訖言此者欲見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虞而受服若然經正言三月者以其天子諸侯絶旁朞無此大功喪以此而言經言三月者主於大夫士三月葬者若然大夫除死月數亦得為三月也云此雖有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非内喪也者彼國自以五月葬後服此諸侯為之自以三月受服同於大夫士故云主於大夫士也

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注此

受之下也以發傳者明受盡於此也又受麻經以葛經

間傳曰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疏傳釋曰云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者此章有降有正有義降則衰七升冠十升正則衰八升冠亦十升義則衰九升冠十一升十升者降小功十一升者正小功注釋曰傳以受服不言降大功與正大功直言義大功之受者鄭云此受之下止據受之下發傳者明受盡於此義服大功以其小功至葬唯有變麻服葛因故衰無受服之法故傳據義大功而言也云又受麻經以葛經者言受衰麻俱受而傳唯發衰不言受麻葛故鄭解之云又受麻經以葛經引間傳者證經大功既葬其麻經受以小功葛者以其大功既葬變麻為葛五分去一大小與小功初死同即間傳云大功之葛小功之麻同一也故引之為證耳

〇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疏釋曰此等竝是

本朞出降大功故次在此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注出必降之者蓋有受我而厚之者疏傳釋曰問之者以其本朞今大功故發問也注釋曰案檀弓云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鄭取以為說若然女子子出降亦同受我而厚之皆是於彼厚夫自為之禫杖朞故於此從薄為之大功也○從父昆弟注世父叔父之子也其姊妹在室亦如之疏釋曰昆弟親為之朞此從父昆弟降一等故次姑姊妹之下注釋曰云其姊妹在室亦如之者義當然也謂之從父昆弟世叔父與祖為一體又與已父為一體緣親以致服故云從也降於親兄弟一等是其常故傳不問○為人後者為其昆弟疏釋曰在此者以其小宗之後大宗欲使厚於大宗之親故抑之在從父昆弟之下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

後者降其昆弟也疏傳釋曰案下記云為人後者於昆弟降一等者故大功也若然於本宗餘親皆降一等也○庶孫注男女皆是下殤小功章曰為姪庶孫丈夫婦人同疏釋曰卑於昆弟故次之庶孫從父而服祖朞故祖從子而服孫大功降一等亦是其常故傳亦不問也注釋曰云男女皆是者女孫在室與男孫同其義然也引殤小功者欲見彼殤既男女同證此成人同不異也○適婦注適婦適子之妻疏釋曰疏於孫故次之其婦從夫而服其舅姑期其舅姑從子而服其婦大功降一等者也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注婦言適者從夫名疏傳釋曰此傳問者以其適庶之子其妻等是婦而為庶婦小功特為適婦服大功故發問也答不降其適故也若然父母為適長三年今為適婦不降一

等服期者長子本為正體於上故加至三年婦直是適
子之妻無正體之義故直加於庶婦一等大功而已
○女子子適人者為衆昆弟注父在則同父没乃為父
後者服期也疏釋曰前云姑姊妹女子子出適在章首
者情重故至此女子子反為昆弟在此
者抑之欲使厚於夫氏故次在此也為本親降一等是
其常故無傳也注釋曰云父没乃為父後者服期也者
不杖章所
云是也○姪丈夫婦人報注為姪男女服同音義姪大
結反字林
丈一反疏釋曰姪卑於昆弟故次之注釋曰不言男
子女子而言丈夫婦人者姑與姪在室出
嫁同以姪女言婦人見嫁出因此謂姪男為
丈夫亦見長大之稱是以鄭還以男女解之傳曰姪者
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疏傳釋曰云謂吾姑者吾謂
之姪者名唯對姑生稱若

對世叔唯得言昆弟之子不得姪名也○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疏釋曰以其義服故次在此記云為夫之兄弟降一等此皆夫之朞故為之大功也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注道猶行也謂弟之妻為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稱嫂猶叟也叟老人稱也是為序男女之別爾若己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兄弟之妻以舅子

之服服己則是亂昭穆之序也治猶理也父母兄弟夫婦之理人倫之大者可不慎乎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音義治直吏反注同行戶郎反下同疏傳釋曰問者怪無骨肉之親而重服大功故致問也荅從服也從夫而服故大功也若然夫之祖父母世父母為此妻著何服也案下緦麻章云婦為夫之諸祖父母報鄭注謂夫所服小功者則此夫所服朞不服報王肅以為父為衆子朞妻小功為兄弟之子朞其妻亦小功以其兄弟之子猶子引而進之進同己子明妻同可知夫之昆弟何以無服已下總論兄弟之妻不為夫之兄弟服夫之兄弟不為兄弟妻服之事云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此二者尊卑之敘竝依昭穆相為服即此經為

夫之世叔父母服是也云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者此二者欲論不著服之事若著服則相親近于淫亂故不著服推而遠之遠乎淫亂故無服也又云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者欲明母之與婦本是路人今來嫁于父子之行則生母婦之名既名母婦即有服有服則相尊敬遠于淫亂者也是母婦之名人理之大可不慎乎當慎之若然兄弟之妻本無母婦之名名兄妻為嫂者尊嚴之稱名弟妻為婦與子妻同號者推而遠之下同子妻也是兄弟妻既無母婦之名今名為嫂婦者假作此號使遠于淫亂故不相為服也注釋曰云謂弟之妻為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者使下同子妻則本無婦名假與子妻同遠之也云嫂者尊嚴之稱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者此因弟妻名為婦以致斯問言不可也云嫂猶叟也叟老人稱也者叟有兩號若孔注尚書西蜀叟叟是頑愚之惡稱若左氏傳云趙叟在後叟是老人之善名是以名為嫂嫂婦人之著稱故云老

人之稱云是為序男女之别爾者謂不名兄妻為母是次序昭穆之别也云若已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服已則是亂昭穆之序也者此解不得之意何者以弟妻為婦即以兄妻為母而以母服服兄妻又以婦服服弟妻又使妻以舅服服夫之兄又使兄妻以子服服已夫之弟則兄弟反為父子亂昭穆之次序故不得以兄妻為母者也故聖人深塞亂源使兄弟之妻本無母婦之名不相為服也引大傳云同姓從宗合族屬者謂大宗子同是正姓姬姜之類屬聚也合聚族人於宗子之家在堂上行食燕之禮即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是也又云異姓主名治際會者主名謂母與婦之名治正也際接也以母婦正接之會聚則宗子之妻食燕族人之婦於房是也云名著而男女有别者謂母婦之名明著則男女各有分别而無淫亂也○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

者注子謂庶子疏釋曰大夫為此八者本朞今以為士故降至大功亦為重出此文故次在此也注釋曰云子謂庶子者若長子在斬章故謂庶子也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注尊同謂亦為大夫者親服期疏注釋曰尊同謂亦為大夫者經言大夫為之明尊同是亦為大夫也云親服期者此八者竝見期章是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注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為母謂妾子也疏釋曰云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者此二人各自為母妻為昆弟服大功此竝受厭降卑於自降故次在自降人之下注釋曰若云公子是父在今繼兄而言弟故知父卒也又公子父在為母妻在五服之外今

服大功故知父卒也云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者以其繼父而言又大夫卒子為母妻得伸令但大功故知父在也云其或為母謂妾子也者以其為妻昆弟其禮並同又於適妻君大夫自不降其子皆得伸今在大功明妾子自為己母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注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父所不降謂適也疏傳釋曰問者怪此等皆合重服期今大功故發問也答云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者此直答公之庶昆弟以其公在為母

妻厭在五服外公卒猶為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其大夫之子據父在有厭從於大夫降一等大夫若卒則得伸無餘尊之厭也云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者此傳云而降遂言不降者也此傳雖文承大夫下亦兼解公之昆弟未悉父為何人不降適昆弟父不降子亦不降與大夫同也注釋曰以大夫尊少身在降一等身没其庶子則得伸如國人也云昆弟庶昆弟也者若適則在父之所不降之中故知庶昆弟也云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者言舊讀謂鄭君已前馬融之等以昆弟二字抽之在傳下今皆易之在上鄭檢經義昆弟乃是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所為者父以尊降庶子則庶亦厭而為昆弟大功是知宜蒙此傳則昆弟二字當在傳上與母妻宜蒙此傳同為厭降之文不得如舊讀也云父所不降謂適也者不指不降之人而云謂適者欲見適中非一謂父為適妻適子之等皆是也

○皆為其從父

昆弟之為大夫者注皆者言其互相為服尊同則不相降其為士者降在小功適子為之亦如之疏釋曰此文承上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之下則是上二人為此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以其二人為父所厭降親今此從父昆弟為大夫故此二人不降而服大功依本服也注釋曰言皆者鄭云互相為服者以彼此相為同是從父昆弟相為著服故云皆互相見之義故也云其為士者降在小功者降一等故也云適子為之亦如之者雖適不降同故也

○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注婦人者女子子也不言女子子者因出見恩疏疏釋曰此亦重出故次從父昆弟下此謂世叔母為之服在家期出嫁大功注釋曰云不言女子子者因出見恩疏者女在家室之名是親也婦者事人之

稱是見疏也今不言女與母而言夫之昆弟之婦人子者是因出見恩疏故也○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注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為此也妾為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為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為君之衆子亦期疏釋曰妾為君之庶子輕於為夫之昆弟之女故次之注釋曰引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為此也者彼傳為此經而作故云指為此在下者鄭彼云文爛在下爾故也云妾為君之長子亦三年者妾從女君服得與女君同故亦同女君三年又云自為其子期異於女君也者以其女君從夫降其庶子大功夫不厭妾故自服其子期是異於女君也云士之妾為君之衆子亦期謂亦得與女君期者亦是與己子同故也○女子子

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為此三人之服也疏釋曰此是女子子逆降旁親又是重出故次之於此知逆降者此經云嫁者為世父已下出降大功自是常法更言未嫁者亦為世父已下非未嫁逆降而何注釋曰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為此三人之服也者此馬融之輩舊讀如此鄭以此為非故此下注破之也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注此

不辭即實為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疏傳釋曰云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此二者依鄭為世父已下七人本服皆期未嫁者逆降之服大功也云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者此傳當在上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下爛脫誤在此但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是誰置之也今以義必是鄭君置之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

之注釋曰云此不辭者謂此分別文句不是解義言辭也云即實為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者此即欲就舊章讀破之案不杖期章云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之為父後者又云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自為其親皆言其以明妾為私親今此不言其明非妾為私親一人逆降一人合降不得合云一人是二人為此七人等逆降者也又引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者彼二人為曾祖是正尊雖出嫁亦不降此則為旁親雖未嫁亦逆降聖人作文是同足以明之明是二人為此七人不得以嫁者未嫁者上同君之庶子下文為世父以下為妾自服私親也云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者此傳為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而發應在女子子之上君之庶子之下以簡札韋編爛斷後人錯置於下是以舊讀將為本在於此是以遂誤也云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者此鄭依經

正解之以其嫁者降旁親是其常而云未嫁者成人未嫁亦降旁親者謂女子子十五已後許嫁笄為成人有出嫁之道是以雖未出即逆降世父已下旁親也云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者謂女子子年十九後年二月冠子娶妻之月其女當嫁今年遭此世父已下之喪若依本服期者過後年二月不得及時逆降在大功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則於二月得及時而嫁是以云明當及時也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疏釋曰此等姑姊已下應降而不降又兼重出其文故次在此也此大夫大夫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四等人尊卑同皆降旁親姑姊已下一等大功又以出降當小功但嫁於大夫尊同無尊降直有出降故皆大功也但大夫妻為命婦若夫之姑姊妹在室及嫁皆小功若不為大

夫妻又降在緦麻假令彼姑姊妹亦為命婦唯小功耳今得在大功科中者此謂命婦為本親姑姊妹已之女子子因大夫大夫之子為姑姊妹女子子寄文於夫與子姑姊妹之中不煩別見也云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國君絶期已下今為尊同故亦不降依嫁服大功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

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注不得禰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卿大夫已下祭其祖禰則世世祖是人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别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因國君以尊降其親故終說此義云疏傳釋曰云何以大功也問者以諸侯絶旁服則大夫降一等今此大功故發問也答曰云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者大夫與諸侯所以亦為服者各自以為尊同故服之也若然大夫之下則云命婦大夫之子國君之下不云夫人世子亦同國

君不降可知云諸侯之子稱公子巳下因尊同遂廣說尊不同之義也但諸侯之子適適相承象賢而旁支庶巳下竝為諸侯所絕不得稱諸侯子變名公子案檀弓注云庶子言公卑遠之是以子與孫皆言公見疏遠之義故也云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者謂適既立廟支庶子孫不立廟是自卑別於尊者也云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謂若周禮典命云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公之子孫或為天子臣出封為五等諸侯是公子有封為國君之事云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者謂後世將此始封之君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謂不復祀別子也云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者以其初升為君諸父是祖之一體又是父之一體其昆弟既是父之一體又是己之一體故不臣此二者仍為之著服也云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者以其諸父尊故未得臣仍為之服昆弟卑故臣之不為之服君既不臣當服本服期其不

臣者為君所服當服斬以其與諸侯為兄弟者雖在外
國猶為君斬不敢以輕服服至尊明諸父昆弟雖不臣
亦不得以輕服服君為之斬衰可知云封君之孫盡臣
諸父昆弟者繼世至孫漸為貴重故盡臣之不言不降
而言不臣君是絕宗之人親疏皆有臣道故雖未臣子
孫終是為臣故以臣言之云故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
不服也者此欲釋臣與不臣君之子與君同之義云君
之所為服者謂君之所不臣者君為之服者子亦服之
故云子亦不敢不服也云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者此謂君所臣之者君不為之服子亦不敢服之以其
子從父升降故也注釋曰云不得禰不得祖者不得立
其廟而祭之也者鄭恐人以傳云不得禰不得祖令卑
別之不得將為禰祖故云不得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
名為不得也以其廟已在適子為君者立之旁支庶不
得竝立廟故云不得也云卿大夫以下祭其祖禰鄭言
此者欲見公子公孫若立為卿大夫得立三廟若作上

士得立二廟若作中士得立一廟並得祭其祖禰既不祖禰先君當立別子已下以其公子公孫並是別子若魯桓公生世子名同者後為君慶父叔牙季友等謂之公子公子並為別子不得禰先君桓公之廟慶父等雖為卿大夫未有廟至子孫已後乃得立別子為大祖不毀廟已下二廟祖禰之外次第則遷之也故云卿大夫已下祭其祖禰也雖得祭祖禰但不得祖禰先君也云則世世祖是人不得祖公子者此鄭疊傳文也云後世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者此鄭解傳語以其後世為君祖此受封君解世世祖是人不得祀別子解不祖公子者也以其別子卑始封君尊是為自尊別於卑者也云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者此解始封君得立五廟者大祖一廟與高祖已下四廟今始封君後世乃不毀其廟為大祖於此始封君未有大祖廟唯有高祖以下四廟則公子為別子者得入四廟之限故云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謂自禰已上

至高祖以次立四廟云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者謂始封君死其子立即以父為禰廟前高祖者為高祖之父當遷之又至四世之後始封君為高祖父當遷之時轉為太祖通四廟為五廟定制也故云後世遷之乃毀其廟也云因國君以尊降其親故終說此義云者自諸侯之子已下既非經語而傳汎說降與公子之義故云終說也

○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 音義 繐音歲 疏 釋曰此繐衰是諸侯之臣為天子在大功下小功上者以其天子七月葬既葬除故在大功九月下小功五月上又縷雖加小功升數又少故在小功上也此不言帶屨者案下傳云小功之繐也則帶屨亦同小功可知

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 注 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

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繐疏傳釋曰傳問者正問縷之麤細不問升數多少故答云小功之繐也若然小功繐知據縷麤細非升數者下記人記出升數而繐衰四升有半鄭彼注云服在小功之上者欲著其縷之精麤也故此注亦云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也注釋曰云細其縷者以恩輕也者以其諸侯大夫是諸侯臣於天子為陪臣唯有聘問接見天子天子禮之而已故服此服是恩輕也云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者諸侯為天子服至尊義服斬縷如三升半陪臣降君改服至尊加一升四升半也云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者此喪服謂之繐由繐而疏若非喪服細而疏亦謂之繐故云凡以總之云今南陽有鄧繐者謂漢時南陽郡鄧氏造布有名繐言此者證凡布細而疏即是繐之義

○諸侯之大夫

為天子疏釋曰此經直云大夫則大夫中有孤卿以其小聘使下大夫大聘或使孤或使卿也故大行人云諸侯之孤以皮帛繼子男故知大夫中兼孤卿

傳曰何以緦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注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音義見賢遍反

疏傳釋曰傳問者怪其重此既陪臣何以服四升半而七月乃除荅云以時接見乎天子者為有恩故服之注釋曰云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者案周禮大宗伯有時見曰會彼諸侯聘時見曰會無常期曰時會此鄭云以時會見者直據諸侯大夫以時會見問頫天子禮此即周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頫曰視鄭云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馬境外之臣既非朝歳不敢瀆為小禮是天子有事乃遣

大夫來聘彼又注云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此時唯有侯服一服朝故餘五服竝使卿來見天子此竝是以時會見天子天子待之以禮皆有委積飱饔饗食燕與時賜加恩既深故諸侯大夫報而服之也云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者上文云庶人為國君注云天子畿内之民服天子亦如之即知畿外之民不服可知今又言之者以畿外内民庶於天子有服無服無明文今因畿外諸侯大夫接見天子者乃有服不聘天子者即無服明民庶不為天子服可知故重明之若然諸侯之士約大夫不接見天子則無服明士不接見亦無服可知其士與卿大夫聘時作介者雖亦得禮介本副使不得天子接見亦不服可知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注澡者治去莩垢不

絕其本也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其本屈而反以報之

音義　澡音早去起呂反葬音敷

疏釋曰此殤小功章在此者本齊衰大功之親為殤降在小功故在成人小功之上也但言小功者對大功是用功麤大則小功是用功細小精密者也自上以來皆帶在經下今此帶在經上者以大功已上經帶有本小功以下斷本此殤小功中有下殤小功帶不絕本與大功同故進帶於經上倒文以見重故與常例不同也且上文多直見一經包二此別言帶者亦欲見帶不絕本與經不同故兩見之也又殤大功直言無受不言月數此直言月不言無受者聖人作經欲互見為義大功言無受此亦無受此言五月彼則九月七月可知又且下章言即葛此章不言即葛亦是兼見無受之義也又不言布帶與冠文略也不言屨者當與下章同吉屨無絇也注釋曰云澡者治去莩垢者謂以枲麻又治去莩垢

使之滑淨以其入輕竟故也引小記者欲見下殤小功中有本是齊衰之喪故特言下殤若大功下殤則入緦麻是以特據下殤云屈而反以報之者謂先以一股麻不絶本者為一條展之為繩報合也以一頭屈而反鄉上合之乃絞垂必屈而反以合者見其重故也引之者證此帶亦不絶本屈而反以報之也若然此章亦有大功長殤在小功者未知帶得與齊衰下殤小功同不絶本不案服問云小功無變也又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彼云小功無變據成人小功無變三年之葛有本得變之則知大功殤長中在小功者經帶無本也以此而言經注專據齊衰下殤小功重者而言其中兼有大功之殤在小功帶麻絶本者似若斬衰章兼有義服傳直言衰三升冠六升不言義服衰三升半者也若然姑姊妹出適降在小功者以其成人非所哀痛帶與大功之殤同亦無本也

○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

夫庶子為適昆弟之下殤為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疏釋曰此經自叔父已下至女子子之下殤八人皆是成人期長殤中殤大功已在上殤大功章以此下殤小功故在此章也仍以尊者在前卑者居後云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此二者以本服大功今長殤小功故在此章從父昆弟情本輕故在出降昆弟後也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注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此主謂丈夫之為殤者服

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疏傳釋曰不直云何以而云問者曰者以其傳總問大功小功所問非一故云問者曰與常例不同注釋曰鄭云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者以其緦麻章見從父昆弟之下殤此章見從父昆弟之長殤唯中殤不見故致問是以據從父昆弟也云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者以其緦麻章傳云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據此二傳言之禮無殤在齊衰則下齊衰之殤與大功之殤據成人明此大功與小功之殤據服其成人可知也若然此經大功之殤唯有為人後者為昆弟及從父昆弟二者長殤中殤在此小功其成人小功之殤中從下自在緦麻於此言之者欲使小功與大功相對故兼言之也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者以此傳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而言則大功重者中從上齊衰重於大功明從上可知故謂舉輕以明重也又云此主謂丈夫之為殤

者服也者鄭以此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緦麻章云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兩文相反故鄭以彼謂婦人為夫之族類此謂丈夫為殤者服也鄭必知義然者以其此傳發在從父昆弟丈夫下下文發傳在婦人為夫之親服下故知義然也云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者周公作經不可具出略舉以明義故云不見者以此求之也

○為夫之叔父之長殤注不見中殤者中從下也疏釋曰夫之叔父義服故次在此成人大功故長殤降一等在小功注釋曰云不見中殤者中從下也者下傳云大功之殤中從下主謂此婦人為夫之黨類故知中從下在緦麻也

○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疏釋曰云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者此皆成人為

之齊衰期長中殤在大功故下殤在此小功也云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者謂姑為姪成人大功長殤在此小功不言中殤中從上不言男子女子而言丈夫婦人亦是見恩疏之義庶孫者祖為之大功長殤中殤亦在此小功言丈夫婦人亦是見恩疏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注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為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為大夫無殤服也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闗適子亦服此殤也云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疏釋曰云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

姊妹女子子之長殤者謂此三人為此六種人成人以尊降至大功故長殤小功中亦從上此一經亦尊卑為次敘也注釋曰云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為士者若不仕者也者凡為昆弟成人期長殤在大功今大夫為昆弟長殤小功明大夫為昆弟降一等成人大功長殤中殤在小功若昆弟亦為大夫同等期不降今言降在小功明是昆弟為士若不仕者也云以此知為大夫無殤服也者已為大夫則冠矣丈夫冠而不為殤是以知大夫無殤服矣若然大夫身用士禮已二十而冠而有兄姊殤者已與兄姊同十九而兄姊於年終死已至明年初二十因喪而冠是以冠成人而有兄姊殤也且五十乃爵命今未二十已得為大夫者五十乃爵命自是禮之常法或有大夫之子有盛德謂若甘羅十二相秦之等未必要至五十是以得有幼為大夫者也若然曲禮云四十强而仕則四十然後為士今云殤死者為士若不仕則為士而殤死亦是未二十得為士者謂若

士冠禮鄭目録云士之子任士職居士位二十而冠則亦是有德未二十為士者謂若士冠禮至二十乃冠故鄭引管子書四民之業士亦世焉是也云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者經云公之昆弟多兼言庶此特不云公之庶昆弟直云公之昆弟者若為母則兼云庶以其適母適庶之子皆同服妾子為母見厭不伸今此經不為母服為昆弟已下長殤並同故不言庶也云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關適子亦服此殤也者若言大夫庶子為昆弟謂嫌適子不服之若不言庶子則兼適庶是以鄭云不言庶子者關適子關通也通適子亦服此服也云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者舊疑大夫與公之昆弟尊卑異今案此經云公之昆弟與大夫同降昆弟已下成人大功長殤同小功則知此二人尊卑同故云猶大夫也

○大夫之妾為庶子之長殤注君之庶子疏釋曰妾為君之庶子成人在大功已

見上章今長殤降一等在此小功注釋曰云君之庶子者若適長則成人隨女君三年長殤在大功與此異故言君之庶子以別之也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注即就也小功輕三月變麻因故衰以就葛絰帶而五月也閒傳曰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舊說小功以下吉屨無絇也音義絇具俱疏釋曰此是小功成人章輕於殤小功故次之此章亙有三等正降義其衰裳之制澡絰等與前同故略也云即葛五月者以此成人文縟故有變麻從葛故云即葛但以日月為足故不變衰也不列冠屨承上大功文略小功又輕故亦不言也言日月者成人文縟故具言也注釋曰云即就也者謂去麻就葛也引閒傳欲見

小功有變麻服葛法既葬大小同故變同之也引舊說云小功以下吉屨無約也者以小功輕非直喪服不見屨諸經亦不見其屨以輕略之是以引舊說爲證約者案周禮屨人職屨舄皆有約繶純純者於屨口緣繶者牙底接處縫中有絛約者屨鼻頭有飾爲行戒吉時有行戒故有約喪中無行戒故無約以其小功輕故從吉屨爲其大飾故無約也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注祖父之昆弟之親疏釋曰此亦從尊向卑故先言從祖祖父母以上章已先言父次言祖次言曾此從祖祖父母是曾祖之子祖之兄弟從祖父母者是從祖祖父之子父之從父昆弟之親故鄭并言祖父之昆弟之親云報者恩輕欲見兩相爲服故云報也 ○從祖昆弟注父之從父昆弟之子疏釋曰此是從祖父之子故鄭云父之從父昆弟之子己之再從兄弟以上三者爲三小功也 ○從

父姊妹注父之昆弟之女疏釋曰此謂從父姊妹在家大功出適小功不言出適與在室姊妹既逆降宗族亦逆降報之故不辨在室及出嫁也○孫適人者注孫者子之子女孫在室亦大功也疏釋曰以女孫在室與男孫同大功故出適小功也

○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注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疏釋曰云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者案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注云先姑後姊尊姑也是姑尊而不親姊妹親而不尊故云不言姑舉姊妹親者也○為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疏釋曰發問者是傳之不得決此以云外親之服不過緦麻今乃小功故發問云以尊加也者以言祖者祖是尊名故加至小功言為者以

其母之所生情重故言為也

○從母丈夫婦人報注從母母之姊妹

疏釋曰母之姊妹與母一體從於己母而有此名故曰從母言丈夫婦人者母之姊妹之男女與從母兩相為服故曰報云丈夫婦人者馬氏云從母報姊妹之子男女也丈夫婦人者異姓無出入降若然是皆成人長大為號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注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丈夫婦人姊妹之子男女同

疏傳釋曰云以名加者以有母名故加至小功云外親之服皆緦也者以其異姓故云外親以本非骨肉情疏故聖人制禮無過緦也言此者見親有母名即加服之意耳注釋曰云外親異姓者從母與姊妹子舅與外祖父母皆異姓故總言外親也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注夫之姑姊妹

不殊在室及嫁者因恩輕略從降疏釋曰夫之姑姊妹夫為之期妻降一等出嫁小功因恩疏略從降故在室及嫁同小功若此恐謂未當報然文不為娣姒設以其娣姒婦兩見更相為服自明何言報也既報字不為娣姒其報於娣姒下者以其於夫之兄弟使之遠別故無名使不相為服要娣姒婦相為服亦因夫而有故娣姒婦下云報使娣姒上蒙夫字以冠之也

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為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注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穉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音義弟大計反本亦作娣長丁丈反疏傳釋曰傳云娣姒婦者弟長也者此二字皆以女為形以弟為聲則據二婦互稱謂年小者為娣故云娣弟是其年幼也年大者為

姒故云姒長是其年長假令弟妻年大稱之曰姒兄妻年小稱之曰娣是以左氏傳穆姜是宣公夫人大婦也聲伯之母是宣公弟叔肸之妻小婦也聲伯之母不聘穆妻云吾不以妾為姒是據二婦年大小為娣姒不據夫年為小大之事也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注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為士者疏釋曰從父昆弟庶孫本大功此三等以尊降入小功姑姊妹女子本期此三等出降入大功若適士又降一等入小功也此等以重出其文姑姊妹又以再降故在此注釋曰云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為士者以經女子子下總云適士鄭恐人疑故鄭別言之以其從父昆弟及庶孫已見於大功章今在此故三等人降親一等故知此文亦謂為士者也

○大夫之妾為庶子適人者注君之

庶子女子子也庶女子子在室大功其嫁於大夫亦大功疏注釋曰此云適人者謂士是以本在室大功出降故小功鄭云嫁於大夫亦大功者直有出降無尊降故也○庶婦注夫將不受重者疏注釋曰經云於支庶舅姑為其婦小功鄭云夫將不受重則若喪服小記注云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舅姑皆為其婦小功則亦兼此婦也○君母之父母從母注君母父之適妻也從母君母之姊妹疏釋曰此亦謂妾子為適妻之父母及君母姊妹如適妻子為之同也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注不敢不服者恩實輕也凡庶子為君母如適子疏傳釋曰何以發問者

以既不生己母又非骨肉恠為小功故發問也答云不敢不從服者言無情實但畏敬故云不敢不從服也云君母不在者或出或死故直云不在容有數事不在也注釋曰云不敢不服者恩實輕也者以解不敢意也云如適子者則如適妻之子非正適長但據君母在而云如若君母不在則不如若然君母在既為君母父母其己母之父母或亦兼服之若馬氏義君母不在乃可伸矣

○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

注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

疏注釋曰鄭云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者禮之通例君子與貴人皆據大夫已上公子尊卑比大夫故鄭據而言馬又國君之子為慈母無服士又不得稱君子亦復自養子無三母具故知此二人而已必知適妻子者妾子賤亦不合有三母故也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

慈己加也注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己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為庶母緦也內則曰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謂傅姆之屬也其不慈己則緦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

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音義孺而注反有食音嗣傅姆音茂劉音母疏

傳釋曰云為庶母何以小功也發問者以諸侯與士之子皆無此服唯此貴人大夫與公子之子猶有此服故發問也答云慈己加也故以緦麻上加至小功也注釋曰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者以其言子繼於父故云父在且大夫公子不繼世身死則無餘尊之厭如凡人則無三母慈己之義故知父在也云父沒則不服之矣者以其無餘尊雖不服小功仍服庶母緦麻如士禮故鄭又云以慈己加則君子子以士禮為庶母緦也是其本為庶母緦麻也内則已下至非慈母也皆内則文彼文承國君與大夫士之子生之下鄭彼注云為君養子之禮今此鄭所引證大夫公子養子之法以其大夫公子適妻子亦得立三母故也云異為孺子室於宮中者鄭注云特掃一處以處之更不別室還於側室生子之處也云擇於諸母與可者諸母謂父之妾即此經庶母者

也云可者傅御之屬也謂母之外别有傅母御妾之等有德行者可以充三母也云必求其寬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寬謂寬弘裕謂容裕慈謂恩慈惠謂惠愛温謂温潤良謂良善恭謂恭恪敬謂敬肅慎謂能謹慎寡言謂審詞語有此十行者得為子師始終與子為模範故取德行高者為之也故彼注云子師教示以善道者至其次為慈母知其嗜欲者德行稍劣者為慈母即此經慈母是也又云其為保母者德行又劣前者為保母彼注云保母安其居處者云皆居子室者以皆是子母是以居子之室也云他人無事不往者彼注云為兒精氣微弱將驚動也又云大夫之子有食母者彼注云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案下章云乳母注云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己者若然大夫三母之内慈母有他故使賤者代慈母養子謂之乳母死則服之三月與慈母服異引之者證三母外又有此母也君與士皆無此事云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者謂此經

庶母慈己則内則所云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也者傳姆謂女師鄭注昏禮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鄭注内則云可者傳御之屬與此注不同者無正文故注有異相兼乃具云其不慈己則緦可矣者覆解子為三母之服謂諸母也傳云以慈己加者不慈己則不加明本當緦也云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者周公作經舉中以見上下故知皆服之矣云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慈母者引此者彼既總據國君與卿大夫士養子法向來所引唯據大夫與公子養子法故更見國君養子之禮但國君子之三母具如前說三母之外別有食子者二者之中先取士妻無堪者乃取大夫妾不并取之案彼注謂先有子者以其須乳故也劬勞三年子大出見公宮則勞之以束帛非此經慈母以其無服故也知國君子於三母無服者案曾子問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

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以此而言則知天子諸侯之子於三母皆無服也云士之妻自養其子者此亦內則文取之者以其君大夫養子已具故因論士之養子法彼注云賤不敢使人也

○緦麻三月者注緦麻布衰裳而麻絰帶也不言衰絰略輕服省文疏釋曰此章五服之內輕之極者故以緦如絲者為衰裳又以澡治莩垢之麻為絰帶故曰緦麻也三月者凡喪服變除皆法天道故此服之輕者法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除之故三月也注釋曰云緦麻布衰裳者緦則絲也但古之緦絲字通用故作緦字直云而麻絰帶也案上殤小功章云澡麻絰帶況緦服輕明亦澡麻可知云不言衰絰略輕服省文者據上殤小功言絰帶故成人小功與此緦麻有絰帶可知故云略輕服省文也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

其布曰緦注謂之緦者治其縷細如絲也或曰有絲朝服用布何衰用絲乎抽猶去也雜記曰緦冠繰纓音義朝直遥反後放此疏傳釋曰云緦者十五升抽其半者以八十縷為升十五升千二百縷抽其半六百縷縷麤細如朝服數則半之可謂緦而疏服最輕故也云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者案下記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傳曰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鄭注云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錫者不治其縷衰在内也緦者不治其布衰在外也若然則二衰皆同升數但錫衰重故治布不治縷衰在内故也此緦麻衰治縷不治布衰在外故也注釋曰云謂之緦者治其縷細如絲也者以其麤細與朝服十五升同故細如絲也云或曰有絲者有人解有用絲為之故云緦又曰朝服用布何衰用絲乎者此鄭以義破或解朝服謂諸侯

朝服緇布衣及天子朝服皮弁服白布衣皆用布至於喪衰何得反絲乎故不可也引雜記緦冠繰纓者以其斬衰纓纓重於冠齊衰已下纓纓與冠等上傳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則此云緦冠者冠與衰同用緦布但繰纓者以灰湅治布為纓與冠別以其冠與衰皆不治布纓則湅治以其輕故特異於上也

○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注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也則高祖有服明矣疏釋曰此即禮記大傳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名為四緦麻者也云族曾祖父母者己之曾祖親兄弟也云族祖父母者己之祖父從父昆弟也云族父母者己之父從祖昆弟也云族昆弟者己之三從兄弟皆名為族族屬也骨肉相連屬以其親盡恐相疏故

以族言之耳注釋曰云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者欲推出高祖有服之意也以己之祖父與族祖父相與為從昆弟族祖父與己之祖俱是高祖之孫此四緦麻又與己同出高祖己上至高祖為四世旁亦四世旁四世既有服於高祖有服明矣鄭言此者舊有人解見齊衰三月章直見曾祖父母不言高祖以為無服故鄭從下鄉上推之高祖有服可知上章不言者鄭彼注高祖曾孫皆有小功之差服同故舉一以見二也然則又云族祖父者鄭意以族祖父者上連祖父之從父昆弟為義故云亦高祖之孫也明己之祖父即高祖之正孫族祖父高祖之旁孫也

○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殤注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為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疏釋曰庶孫之婦緦者以其適子之婦大功庶子之婦小功適孫之婦

小功庶孫之婦緦是其差也注釋曰云庶孫之中殤注云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者則長中殤皆入小功章中故云此當為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者謂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緦麻之殤中從下謂殤之內無單言中殤者此經單言中殤故知誤宜為下也○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注不見中殤中從下疏釋曰此一經皆本服小功是以此經或出適或長殤降一等皆緦麻注釋曰云不見中殤中從下者以其小功之殤中從下故也其云從祖父長殤謂叔父者也○外孫注女子子之子疏釋曰云外孫者以女出外適而生故云外孫○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注言中殤者中從下疏釋曰從父昆弟成人大功長殤

在小功故下殤在此章也姪者為姑之出降大功長中殤小功故下殤在此也夫之叔父成人大功長殤在小功故中下殤在此注釋曰以下傳言之婦人為夫之族類大功之殤中從下故鄭據而言之也○從母之長殤報疏釋曰從母者母之姊妹成人小功故長殤在此中下之殤則無服故不言云報者以其疏亦兩相為服也案小功章已見從母報服此殤又云報者以前章見兩俱成人以小功相報此章見從母與姊妹子亦俱在殤死相為報服故二章竝言報也○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疏釋曰此謂無冢適惟有妾子父死庶子承後為其母緦也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注君卒庶

子為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為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為母
皆如衆人

疏

傳釋曰傳發問者惟其親重而服輕故問引舊傳者子夏見有成文引以為證云與
尊者為一體者父子一體如有首足者也云不敢服其
私親也者妾母不得體君不得為正親故言私親也云
然則何以服緦也又發此問者前答既云不敢服其私
親即應全不服而又服緦何也答曰有死於宮中者則
為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者云有死宮中者縱
是臣僕死於宮中亦三月不舉祭故此庶子因是為母
服緦也有死即廢祭者不欲聞凶人故也注釋曰云君
卒庶子為母大功者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為其母是
也以其先君在公子為母在五服外記所云是也先君
卒則是今君庶昆弟為其母大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
得過大功今庶子承重故緦云大夫卒庶子為母三年
也者以其父在大功父卒無餘尊所厭故伸三年士雖

在庶子為母皆如衆人者士卑無厭故也鄭并言大夫士之庶子者欲見不承後者如此服若承後則皆緦故并言之也向來經傳所云者據大夫士之庶子承後法若天子諸侯庶子承後為其母所服云何案曾子問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云謂庶子王為其母無服案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云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據彼二文而言曾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服問所云據小君沒後其庶子為得伸故鄭云伸君是以引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若然天子諸侯禮同與大夫士禮有異也 ○士為庶母

疏 釋曰上下體例平文皆士若非士則顯其名位傳云大夫已上為庶母無服則為庶母是士可知而經云士者當由大夫已上不服庶母庶人又無庶母為庶母服者唯士而已故變例言士也 傳

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疏傳釋曰發問者除士以外皆無服庶母服獨士有服故發問答云以名服也以其母名故有服云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者以其降故無服此傳解特稱士之意也○貴臣貴妾注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為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為之緦無子則已疏釋曰此貴妾謂公士大夫為之服緦以等非南面故服之也注釋曰云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者若士則無臣又不得簡妾貴賤天子諸侯又於此二者無服則知為此服者是公卿大夫之君得殊其臣妾貴賤而為之服也云貴臣室老士也者上斬章鄭已

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云貴妾姪娣也者案曲禮曰大夫不名家相長妾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是士姪娣不具卿大夫有姪娣為長妾可知故曰貴妾姪娣也云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者以其絶朞已下故也云士卑無臣者孝經以諸侯天子大夫皆云爭臣士有爭友是士無臣也云妾又賤不足殊者以大夫已上身貴妾亦有貴士身賤妾亦隨之賤故云妾又賤不足殊也云有子則為之緦無子則已者喪服小記文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疏傳釋曰發問者以臣與妾不應服故發問之也答曰以其貴也以非南面故簡貴者服之也

○乳母注謂養子者有它故賤者代之慈已疏釋曰案內則云大夫之子有食母彼注亦引此云喪服所謂乳母以天子諸侯其子有三母具皆不為之服士又自養其子若然自外皆無此法唯有大夫之子有此食母為乳母其子為之緦也注釋曰云

為養子者有他故者謂三母之內慈母有疾病或死則使此賤者代之養子故云乳母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疏傳釋曰怪其餘人之子皆無此乳母獨大夫之子有之故發問也荅以名服有母名即為之服緦也○從祖昆弟之子注族父母為之服疏釋曰云從祖昆弟之子者據己於彼為再從兄弟之子注釋曰云族父母為之服者據彼來呼己為族父母為之服緦也○曾孫注孫之子疏釋曰據曾祖為之緦不言玄孫者此亦如齊衰三月章直見曾祖不言高祖以其曾孫玄孫為曾高同曾高亦為曾孫玄孫同故二章皆略不言高祖玄孫也○父之姑注歸孫為祖父之姊妹疏注釋曰案爾雅云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謂姪之子為歸孫是以鄭據而言焉○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疏

傳釋曰傳問者怪外親輕而有服者答云以名服者因從母有母名而服其子故云以名服也必知不因兄弟名以其昆弟非尊親之號是以上小功章云為從母小功云以名加也為外祖父母以尊加也知此以名者亦因從母之名而服其子為義

○甥注姊妹之子疏釋曰云甥者舅謂姊妹之子

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疏傳釋曰發問者五服未有此名故問之答云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以其父之昆弟有世叔之名母之昆弟不可復謂之世叔故名為舅舅既得別名故謂姊妹之子為甥亦為別稱也云何以緦也報之也者此怪其外親而有服故發問也答曰報之者甥既服舅以緦舅亦為甥以緦也

○壻注女子子之夫也

傳曰何以緦也報之也疏傳釋曰發問者怪女之父母為外親女之夫服答云報之

者壻既從妻而服妻之父母妻之父母遂報之服前疑姪及甥之名而發問此不疑壻而發問者姪甥本親而疑異稱故發問壻本是疏人宜有異稱故不疑而問之也 ○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緦從服也注從於妻而服之疏傳釋曰傳發問者亦怪外親而有服答曰從服故有此服若然上言甥下次言舅此言壻次即言妻之父母者舅甥本親不相報故在後別言舅此壻本疏恐不是從服故即言妻之父母也 ○姑之子注外兄弟也疏注釋曰云外兄弟者姑是內人以出外而生故也 傳曰何以緦報之也疏傳釋曰傳發問者亦疑外親而服之故問也答云報之者姑之子既為舅之子服舅之子復為姑之子兩相為服故云報之也 ○舅注母之兄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注從於母而服之疏傳釋曰傳發問

者亦疑於外親而有服答從服者從於母而服之不言報者既是母之懷抱之親不得言報也○舅之子注內兄弟也疏釋曰云內兄弟者對姑之子云舅子本在內不出故得內名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疏傳釋曰傳發問者亦以外親服之故問也答云從服者亦是從於母而服之不言報者為舅既言從服其子相施亦不得言報也○夫之姑姊妹之長殤疏夫之姑姊妹成人婦為之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緦麻也○夫之諸祖父母報注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為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疏注釋曰夫之所為小功者妻服之降一等故緦麻也以其本疏

兩相為服則生報名云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者此依小功章夫為之小功者也云或曰曾祖父母者或人解諸祖之中兼有夫之曾祖父母凡言報者兩相為服曾祖為曾孫之婦無服何得云報乎鄭破或解也云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者此鄭既破或解更為成人而言若今本不為曾祖齊衰三月而依差降服小功其妻降一等得有緦服今既齊衰三月明為曾孫妻無服

○君母之昆弟疏釋曰前章不云君母姊妹而云從母者以其上連君母之父母故也此昆弟單出不得直云舅故云君母之昆弟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注從於君母而服緦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疏傳釋曰傳發問者怪非己母而服之答云從服者雖本非己親敬君母故從於君母而服緦也注釋曰云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者君母之昆弟

從服與君母之父母同故亦取於上傳解之也皆徒從之故所從亡則已也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疏釋曰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此二人本皆小功故長殤在緦麻中殤從下殤無服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同堂娣姒降於親娣姒故緦麻也

傳曰何以緦也以為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注同室者不如居室之親也齊衰大功皆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為夫之親服也凡不見者

以此求之疏傳釋曰何以緦發問者以本路人夫又不服之今相為服故問之答云以為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者以大功有同室同財之義故云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云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即云齊衰之殤中從上者乃是婦人為夫之族著殤法則此一等二等之傳雖文承上男子為殤之下要此傳為下婦人著殤服而發之若云長殤中殤降一等者據下齊衰中殤從上在大功也下殤降二等者亦是齊衰下殤在小功者也注釋曰云同室者不如居室之親也者言同室者直是舍同未必安坐言居者非直舍同又是安坐以上小功章親娣姒婦發傳而云相與居室此從父昆弟之妻相為即云相與同室是親疏相竝同室不如居室中故輕重不等也云齊衰大功皆服其成人也者以其無殤在齊衰之服明據成人齊衰既是成人明大功亦是成人可知也云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者此舉上以明下上殤小功注云大

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彼注舉下以明上皆是省文之義故言一以包二也云此主謂妻為夫之親服也者此傳又承婦人在夫家相為著服之下又上文殤小功章已發傳據大功小功不據齊衰以其重故據男子為殤服而言此不言小功上取齊衰對大功以其輕故知婦人義服為夫之親而發也云凡不見者以此求之者以其婦人為夫之親從夫服而降一等而經傳不見者以此求也事意盡可知前章注為丈夫而言此章更為婦人出故兩處竝見也

記䟽釋曰儀禮諸篇有記者皆是記經不備者也作記之人其䟽已在士冠篇

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為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注公子君之庶子也其或為母謂妾子也麻者

緦麻之經帶也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深衣為不制衰裳變也詩云麻衣如雪縓淺絳也一染謂之縓練冠而麻衣縓緣三年練之受飾也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縓緣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為母不得伸權為制此服不奪其恩也為妻縓冠葛經帶妻輕

音義 縓七絹反范倉亂反緣以絹反

疏 釋曰云練冠麻麻衣縓緣者以練布為冠麻者以麻為經帶又云麻衣者謂白布深衣云縓緣者以繒為縓色與深衣為領緣云為其妻縓冠者以布為縓色為冠云葛經帶者又以葛為經帶云麻衣縓緣者與為母同皆既葬除之者與緦麻所除同也注釋曰云公子君之庶子也者則君之適夫人第二已下及公妾子皆名庶子云其或為

母謂妾子也者以其適夫人所生第二已下為母自與正子同故知為母妾子也云麻者緦麻之經帶也者以經有二麻上麻為首經要經知一麻而含二經者斬衰云苴經鄭云麻在首要皆曰經故知此經亦然知如緦之麻者以其此言麻緦麻又見緦服弔服環經鄭云大如緦之經則此云子為母雖在五服外經亦當如緦之經故鄭以此麻兼緦言之也云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深衣知者案士之妾子父在為母期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則諸侯妾子父在小功是其差次故知此當小功布也云為不制衰裳變也者此記不言衰明不制衰裳變者以其為深衣不與喪服同故云變也詩云麻衣如雪者彼麻衣及禮記檀弓云子游麻衣并閒傳云大祥素縞麻衣注皆云十五升布深衣與此小功布深衣異引之者證麻衣之名同取升數則異禮之通例麻衣制同但以布緣之則曰麻衣以采緣之則曰深衣以素緣之袖長在外則曰長衣又以采緣之袖長在衣內則

曰中衣又以此為異也皆以六幅破為十二幅連衣裳則同也云縓淺絳也者對三入為纁為淺絳云一染謂之縓者爾雅文案彼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也云縓縁三年練之受飾也知者引檀弓云練衣黄裏縓縁注云練中衣以黄為內縓為飾為中衣之飾據重服三年變服後為中衣之飾也此公子為母在五服外輕故特為人初死深衣之飾輕重有異故不同也云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為母不得伸權為制此服不奪其恩也者諸侯尊絶期已下無服公子被厭不合為母服不奪其母子之恩故五服外權為制此服必服麻衣縓縁者麻衣大祥受服縓縁練之受飾雖被抑猶容有三年之哀故也云為妻縓冠葛絰帶妻輕者以縓布為冠對母用練冠以葛是葬後受服而為絰帶對母用麻皆是為妻輕故也

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為服

子亦不敢不服也注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君之所為服謂夫人與適婦也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疏傳釋曰傳發問者怪親母與妻其服大輕故問之荅云君之所不服者以尊降諸侯絕旁期已下故不服妾與庶婦也公子以厭降亦不敢私服母與妻又云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者謂君之正統者也注釋曰云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者解傳意還釋上公子為母與妻者也云君之所為服謂夫人與適婦也者正統故不降也云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者大戴禮文鄭不於上經葬之下注之至於此傳下乃引之者鄭注意傳云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下乃解妾有貴賤葬有早晚故至此引之見此意也云妾貴者謂諸侯一娶九女夫人與左右媵各有姪娣二媵與夫人之

娣三人為貴妾餘五者為賤妾也卿大夫三月而葬王制文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注兄弟猶言族親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疏釋曰此三人所以降者大夫以尊降昆弟以旁尊降大夫之子以厭降是以緦云降一等注釋曰上經當已言訖今又言之者上雖言之恐猶不盡記人總結之是以鄭云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云兄弟猶言族親也者以下云小功已下為兄弟恐此兄弟亦據小功已下得降故曰猶族親也則此兄弟及下文為人後者為兄弟皆非小功已下猶族親所容廣也 ○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注言報者嫌其為宗子不降音義為竝如字注于僞反疏釋曰謂支子為大宗子後反來為族親兄弟之類降一等

云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者此等之服其義已見
於斬章注釋曰云言報者嫌其為宗子不降者以其出
降本親又宗子尊重恐本親為宗子有不降服
之嫌故云報以明之言報是兩相為服者也 ○兄弟
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注皆
在他邦謂行仕出遊若辟讎不及知父母父母早卒䟽
釋曰云在他邦加一等者二人共在他國一死一不死
相愍不得辭於親眷故加一等也云不及知父母與兄
弟居加一等者謂各有父母或父母有早卒者與兄弟
共居而死亦當愍其孤幼相育特加一等注釋曰云皆
在他邦謂行仕者孔子身行七十二國不見仕者以古
者有出他國之理故云謂行仕也又云出遊者謂若孔
子弟子朋友同遊他國兄弟容有死者又云若辟讎者
周禮調人云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兄弟之讎辟諸千

里之外皆有兄弟共行之法也云不及知父母父母早卒者或遺腹子或幼小未有知識而父母早死者也

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注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大功以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疏傳釋曰發問者上經及記已有兄弟皆是降等唯此兄弟加一等故怪而致問引舊傳者以有成文故引之云小功以下為兄弟者以其加一等故也注釋曰云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以上又加也者鄭亦據於此兄弟加一等發傳者嫌大功已上親則親矣又加之故於小功發傳也云大功以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者不可復加者也云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者據經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既親重則財食是同雖無父母恩自隆重不

可復加也○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注謂服無親者當為之主每至袒時則袒袒則去冠代之以免舊說云以為免象冠廣一寸已猶止也歸有主則止也主若幼少則未止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音義袒徒旱反免音問字或作絻疏釋曰謂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或其遊學皆在他國而死者每至當袒之節則為之袒而免與宗族五世袒免同云歸則已者謂在他國袒免為死者無主歸至家自有主則止不為袒免也注釋曰謂服無親者當為之主者以其有親入五服今言朋友故知是義合之輕無親者也既孤在外明為之作主可知云每至袒時則袒者凡喪至小斂節主人素

冠環絰以視斂斂訖投冠括髮將括髮先袒乃括髮括髮據正主人齊衰已下皆以免代冠以冠不居肉袒之禮故也云舊說云以爲免象冠廣一寸者鄭注士喪禮云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引喪服小記曰齊衰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中而前反於項上卻繞紒也是著免之義也云歸有主則止也主若幼少則未止者本以在外爲無主與之爲主今至家主若幼少不能爲主則朋友猶爲之主未止引小記者證主幼少不能主喪朋友爲主之義以雖有子是三年之人小不能爲主大功爲主者爲之再祭謂練祥朋友輕爲之虞祔而已以其又無大功已下之親此朋友自外來及在家朋友皆得爲主虞祔乃去彼鄭注以義推之又云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是親疏差降之法也

○朋友麻注

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絰帶檀弓曰羣

居則經出則否其服弔服也周禮曰凡弔當事則弁經服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也其服有三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士以緦衰為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舊說以為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冠加朝服論語曰緇衣羔裘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然則二者皆有似也此實疑衰也其弁經皮弁之時

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朋友之相為服即士弔服疑衰素裳冠則皮弁加絰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音義錫思狄反疏釋曰云朋友麻者上文據在他國加袒免今此在國相為弔服麻絰帶而巳注釋曰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緦之絰帶者案禮記禮運云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朋友成之又學記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論語云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以此而言人須朋友而成也故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故為之服知緦之絰帶者以其緦是五服之輕為朋友之絰帶約與之等故云緦之絰帶也云檀弓曰羣居則絰出則否者彼注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為朋友彼亦是朋友相為之法云居則絰經謂在家居止則為之絰出家行道則否引之者證此亦然也彼又云孔子之喪二三子皆

經而出是為師出行亦經也云其服弔服也者以其不在五服五服之外唯有弔服故即引周禮弔服之等也周禮者司服職文彼云凡弔事弁絰服鄭注亦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言爵弁者制如冕以木為中幹廣八寸長尺六寸前低一寸二分以三升布上玄下纁爵弁之體廣長亦然亦以三升布但染作爵頭色赤多黑少之色置之於版上今則以素為之又加環絰者以一股麻為骨又以一股麻為繩纏之如環然謂之環經加於素弁之上彼注云經大如緦之經是弔服之經但此文云朋友麻鄭引周禮王弔諸臣之經及三衰證此者以其王於諸臣諸侯於諸臣皆有朋友之義故泰誓武王告諸侯云我友邦冢君是謂諸侯為友洛誥周公謂成王云孺子其朋是王以諸臣為朋諸侯於臣亦有朋之義可知故引周禮弁經與二衰證此朋友麻也若然弁經唯一衰則有三則一弁冠三衰也云其服有三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者案彼云王為三公六卿錫

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也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玄蓋謂無事其縷衰在內無事其布衰在外疑之言擬也擬於吉者也云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當事乃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者案禮記服問云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注云出謂以他事不至喪所是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也天子常弁經諸侯卿大夫當事大斂小斂及殯時乃弁經非此則皮弁是辟天子也云士以緦衰為喪服者士卑無降服是以緦為喪服既以緦為喪服不得復將緦為弔服故下取疑衰為弔服也舊說者以士弔服無文故舊說云以為士弔服布上素下云或曰素委貌冠加朝服者前有此二種解者故鄭引論語破之云論語曰緇衣羔裘言此者欲解緇衣羔裘與下羔裘玄冠為一物並是朝服是以云又曰

羔裘玄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此破舊人言朝服不合首加素委貌又布上素下是近天子之朝服又不言首所加故非之也云然則二者皆有似也者以其未小斂已前容有着朝服弔法則子游曾子弔是也但非正弔法之服又布上素下近士之弔服故云二者皆有似也云此實疑衰也者總破二者也云弁絰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者以其三衰共有弁絰當事著皮弁亦同故知二者如卿大夫然也云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者諸侯及卿大夫不著皮弁辟天子此諸侯之士不著疑衰裳而用素又辟諸侯也云朋友之相為服即士弔服疑衰素裳者是鄭正解士之弔服云庶人不爵弁者則其弔服素冠委貌者不言其服其服則白布深衣庶人之常服又尊卑始死未成服已前服之故庶人得為弔服也向來所釋皆據鄭君所引而言案司服諸侯如王之服言之者則諸侯皆如王亦有三衰服問直云君弔用錫衰未辨緦衰疑衰所施用案文王世子注云君

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經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若然案士喪禮君若有賜馬則視斂注云賜恩惠也斂大斂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此注又與文王世子違者士喪禮既言有恩惠則君與此士有師友之恩特加與卿大夫同其諸侯卿大夫則有錫衰士唯疑衰其天子卿大夫士既執贄與諸侯之臣同則弔服亦同也天子孤與卿同六命又亦名為卿諸侯孤雖四命與卿異及其聘之介數與卿降君二等等同則孤弔服皆與卿同也天子三公與王子母弟得稱諸侯其弔服亦與畿外諸侯同三衰也凡弔服直云素弁環經不言帶或有解云有經有帶但弔服既著衰首有經不可著吉時之大帶吉時之大帶既有采矣麻既不加于采采可得加於凶服乎明不可也案此經注服緦之經帶則三衰經帶同有可知其以三衰所用皆于朋友故知凡弔皆有帶矣首言環經則其帶未必如環但亦五分去一為帶糾

之矣其弔服除之案雜記云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是知未吉則凡弔服亦當依氣節而除竝與緦麻同三月除之矣為士雖比殯不舉樂其服亦當既葬除矣

○君之所為兄弟服室老降一等注公士大夫之君疏注釋曰天子諸侯絕期今言為兄弟服明是公士大夫之君於旁親降一等者室老家相降一等不言士士邑宰遠臣不從服若然室老似止君近臣故從君所服也

○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疏釋曰妻從夫服其族親即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章夫之世叔父母見於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嫂叔又無服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之類乎

○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為後如邦人疏釋曰云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者

以其與尊者為一體既不得服所出母是以母黨皆不服不言兄弟而顯尊親之名者雷氏云為父後者服其本族若言兄弟恐本族亦無服故汎著其尊親之號以別於族人也

〇宗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注言孤有不孤者不孤則族人不為殤服服之也不孤謂父有癈疾若年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孤為殤長殤中殤大功衰下殤小功衰皆如殤服而三月謂與宗子絕屬者也親謂在五屬之內算數也月數如邦人者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

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絶屬者同有緦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絶屬者同䟽釋曰宗子謂繼別為大宗百世不遷收族者也云孤為殤者謂無父未冠而死者也云大功衰小功衰者以其成人齊衰故長殤中殤皆在大功衰下殤在小功衰也云皆三月者以其衰雖降月本三月法一時不可更服故還依本三月也云親則月算如邦人者上三月者是絶屬者若在五屬之内親者月數當依本親為限故云如邦人也注釋曰云言孤有不孤者鄭以記文

云孤明對不孤者故曲禮注云是謂宗子不孤彼不孤對此孤也云不孤則族人不為殤服服之也者以父在猶如周之道有適子無適孫以其父在有適子則不為適孫服同於庶孫明此本無服父在亦不為之服殤可知也云不孤謂父有廢疾者案喪服小記云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是子不孤謂父有廢疾不立其子代父主宗事云若年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案曲禮云七十曰老而傳注云傳家事任子孫是謂宗子不孤是父年七十子代主宗事者云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者謂宗子親昆弟及伯叔昆弟之子姑姊妹在室之等皆是也自大功親已下盡小功親已上成人月數雖依本皆服齊衰者以其絕屬者猶齊衰三月明親者無問大功小功緦麻皆齊衰者也既皆齊衰故三月既葬受服乃始受以大功小功之衰也至於小功親已下殤與絕屬者同者以其成人小功至下殤即入三

月是以與絶屬者同皆大功衰小功衰三月故與絶屬者同也云有緦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絶屬者同者以其絶屬者為宗子齊衰三月緦麻親亦三月是以成人及殤死皆與絶屬者同也○改葬緦注

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亾失尸柩者也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歛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緦者臣為君也子為父也妻為夫也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除之疏釋曰注云

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亾失尸柩者也者鄭解改葬之意云他故者謂若遭水潦漂蕩之等墳墓崩壞將亾失尸柩故須别處改葬也云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者直言棺物毀敗而改設不言衣服則所設

者惟此棺如葬時也云其奠如大斂者案旣夕記朝廟至廟中更設遷祖奠云如大斂奠卽此移柩向新葬之處所設之奠亦如大斂之奠士用豚三鼎則大夫已上更加牲牢大夫用特牲諸侯用少牢天子用大牢可知云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者卽設奠之禮朝廟是也又朝廟載柩之時士用輁軸大夫已上用輴不用蜃車飾以帷幌則此從墓之墓亦與朝廟同可知故云禮宜同也云服緦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知者若更言餘服無妨更及齊衰已下今直言緦之輕服明知唯據極重而言故以三等也不言妾爲君以不得體君差輕故也不言女子子婦人外成在家又非常故亦不言諸侯爲天子諸侯在畿外差遠改葬不來故亦不言也云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者君親死已多時哀殺已久可以無服但親見君父尸柩暫時之痛不可不制服以表哀故皆服緦也云三月而除者謂葬時服之及其除也亦法天道一時故亦三月除也若

然鄭言三等舉痛極者而言父為長子子為母亦與此同也

○童子唯當室緦注童子未冠之稱也當室者為父後承家事者為家主與族人為禮於有親者雖恩不至不可以無服也疏釋曰此云當室者周禮謂之門子與宗室往來故為族人有緦服注釋曰云童子未冠之稱者謂十九已下案內則年二十敦行孝弟十九已下未能敦行孝弟非當室則無緦麻以當室故服緦也云當室者為父後承家事者以其言當室是代父當家事故云為家主與族人為禮於有親者則族內四緦麻以來皆是也云雖恩不至不可以無服也者以其童子未能敦行孝弟故云恩不至與族人為禮而為服故服之也若然不在緦章者若在緦章則外內俱報此當室童子直與族人為禮有此服不及外親故不在緦章而在此記也

傳曰不當室

則無緦服也疏傳釋曰記自云唯當室緦自然不當室則無緦服而傳言之者案曲禮云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但是孤子皆不純以采曲禮言之者嫌當室與不當室異故言之此傳恐不當室與當室者同故明之也

○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注嫌厭降之也私兄弟目其族親也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謂士之女為大夫妻與大夫之女為諸侯夫人諸侯之女為天王后者父卒昆弟之為父後者宗子亦不敢降也疏釋曰妾言凡者總天子已下至士故凡以該之也注釋曰云嫌厭降之也者解記此之意君與女君不厭妾故云嫌厭之其實不厭故記人明之云私兄弟目其族親也者以其兄弟總外內之稱若言私兄弟則妾家族親也云然則女君

有以尊降其兄弟者以其女君與君體敵故得降其兄
弟旁親之等子尊不加父母唯不降父母則可降其兄
弟旁親云謂士之女為大夫妻大夫之女為諸侯夫人
諸侯之女為天王后者此等皆得降其兄弟旁親也云
父卒昆弟之為父後者宗子亦不敢降也者雖得降其
兄弟此為父後皆不得降容有歸宗之義歸於此家故
不降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注弔
於命婦命婦死也弔於大夫大夫死也小記曰諸侯弔
必皮弁錫衰服問曰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
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疏注釋曰云弔於命婦命婦死也者鄭恐以記云大夫
弔命婦者以為大夫死其妻受弔於命婦故云命婦

死也知此弔命婦不為命婦夫死者以其記人作文宜先弔大夫身然後弔其婦故以命婦死弔其夫解之也引小記者以記人直言身上衰不言首服故引小記也言諸侯弔必皮弁者言諸侯不言君謂諸侯因朝弔異國之臣著皮弁錫衰雖成服後亦不弁經也引服問者有己君弁有卿大夫與命婦相弔法云以居者君在家服之出亦如之出行不至喪所亦服之云當事則弁經者謂當大小斂及殯皆弁經也云大夫相為亦然者一與君為卿大夫同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引之者證大夫與命婦相弔服錫衰同也

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注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錫者不治其縷哀在內也緦者不治其布哀在外也君及卿大

夫弔士雖當事皮弁錫衰而已士之相弔則如朋友服疑衰素裳凡婦人相弔吉笄無首素總

疏傳釋曰問者先問其名答云麻之有錫者也答以名錫之意但言麻者以麻表布之縷也又云錫者十五升抽其半者以其縷之多少與緦同云無事其縷有事其布者事猶治也謂不治其縷治其布以哀在內故也緦則治縷不治布哀在外以其王為三公六卿重於畿外諸侯故也注釋曰云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者以治解事以滑易解錫謂使錫錫然滑易也云君及卿大夫弔士雖當事皮弁錫衰而已者是士輕無服弁經之禮有事無事皆皮弁錫衰而已見其不足之意也若然文王世子注諸侯為異姓之士疑衰同姓之士緦衰今言士與大夫又同錫衰者此言與士喪禮注同亦是君於此士有師友之恩者也云士之相弔則如朋友服矣者朋友麻是朋友服也上注

士弔服用疑衰素裳要首服麻弔亦朋友服也云凡婦人相弔吉笄無首素總者上文命婦弔於大夫錫衰未解首服至此乃解之者婦人弔之首服無文故於傳釋錫衰後下近婦人吉笄折首布總乃解之必知用吉笄無首素總者下文女子子為父母卒哭折吉笄之首布總此弔服用吉笄無首素總又男子冠婦人笄相對婦人喪服又笄總相對上注男子弔用素冠故知婦人弔亦吉笄無首素總也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

注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

音義折之設反著丁略反

疏釋曰此二者皆期服但婦人以飾事人是以雖居喪內不可頓去修容故使惡笄而有首至卒哭女子子哀殺歸于夫氏故折吉笄之首而著布總也案斬衰章吉笄尺二寸斬衰以箭笄長尺檀弓齊衰笄亦云

尺齊衰已下皆與斬同一尺不可更變故折吉笄首而已其總斬衰已六升長六寸鄭注總六升象冠數正服齊衰冠八升則正齊衰總亦八升是以總長八寸笄總與斬齊長短為差但笄不可更變折其首總可更變宜從大功總十升之布總也注釋曰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鄭言此者舊有人解喪服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髽免時無笄則髽亦無笄矣但免髽自相對不得以婦人與男子有笄無笄相對故鄭以經云惡笄有首以髽髽笄連言則髽有著笄明矣

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注櫛笄者以櫛之木為笄或曰榛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卒哭而喪之

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笄折其首者為其大飾也吉笄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也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音義櫛莊乙反榛莊巾反鑣劉音陋摘他狄反大音泰劉唐餓反

疏傳釋曰案記自云惡笄有首即惡笄自有首明矣而傳更云笄有首重言之者但惡者直木理粗惡非木之名若然斬衰笄用箭齊衰用櫛俱是惡傳恐名通於箭故重疊言之名不通於箭直謂此齊衰櫛木為惡木也又言惡笄者櫛笄也者既疊不通箭乃釋木名故云櫛木之笄也云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者以記折笄首文承惡笄之下恐折惡笄之首故傳辨之以折首去飾不可以初喪重時有首至卒哭哀殺之後乃更去首應輕更重於義不可故傳以為初死惡笄有首至卒哭更著吉笄嫌其大飾乃

折去首而著之也又云吉笄者象笄也者傳明吉時之笄以象骨為之據大夫士而言案弁師天子諸侯笄皆玉也注釋曰云櫛笄者以櫛之木為笄者此櫛亦非木名案玉藻云沐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鄭云樿白理木為櫛櫛即梳也以白理木為梳櫛也彼樿木與象櫛相對故鄭云櫛笄者以櫛之木為笄云或曰榛笄者案檀弓云南宫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彼為姑用榛木為笄此亦婦人為姑與彼同但此用樿木彼用榛木不同耳蓋二木俱用故鄭兩存之也云笄有首者若今刻鏤摘頭矣者鄭時摘頭之物刻鏤為之此笄亦在頭而去首為大飾明首亦刻鏤之故舉漢法況之也云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于夫家者但以出適女子與在家婦俱著惡笄婦不言卒哭折吉笄首女子子即言折吉笄之首明女子子有所為故獨折笄首耳所為者以女子外成既以哀殺事人可以加容故著

吉笄仍為大飾折去其首故以歸於夫家解之若然喪大記云女子子既練而歸與此注違者彼小祥歸是其正法此歸者容有故許之歸故云可以權許之耳云吉笄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也婦人之事人不可頻凶居喪不可盡飾故著吉笄又折笄首是婦人事人之義異於男子也若然案服問云男子重首婦人重要此云笄尊者彼男女相對故云婦人重要若婦人不同對男子然亦是上體尊於下體故云笄尊也云據在夫家宜言婦者傳解記文女子適人猶云子折笄首云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者子對父母生稱婦對舅姑立名出適應稱婦故雖出適猶稱子終初未出適之恩也

○妾為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

疏釋曰妾為女君之服得與女君同為長子亦三年但為情輕故與上文婦事舅姑齊衰同惡笄有首布總也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注削猶

殺也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為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為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為喪服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音義袧劉音鉤又恪憂反殺色界反劉色例反大音泰便婢面反辟音壁疏釋曰自此已下盡袪尺二寸記人記衰裳之制用布多少尺寸之數也云凡者總五服而言故云凡以該之云衰外削幅者謂縫之邊幅向外裳內削幅者謂縫之邊幅向內云幅三袧者據裳而言為裳之法前三幅後四幅幅皆三辟攝之以其七幅布幅二尺二寸幅皆兩畔各去一寸為削幅則二七十四丈若不辟積其要中則束身不得就故須辟積要中也要中廣狹任人麤細故袧之辟攝亦不言寸數多少但幅別以三為

限耳注釋曰云大古冠布衣布者案禮記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鄭注云唐虞已上曰大古也是大古冠布衣布也云先知為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為下内殺其幅稍有飾也者此亦唐虞已上黄帝已下故禮運云未有麻絲衣其羽皮謂黄帝已前下文云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為布帛後聖謂黄帝是黄帝始有布帛是時先知為上後知為下便體者邊幅向外於體便有飾者邊幅向内觀之美也云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為喪服者又案郊特牲云緇布冠冠而敝之可也注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為喪服也以此言之唐虞已下冠衣皆白布吉凶同齊則緇之鬼神尚幽闇三代改制者更制牟追章甫委貌為行道朝服之冠緇布冠三代將為始冠之冠白布冠質三代為喪冠也若然此後世聖人指夏禹身也以其三代最先故也云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者案曲禮以脯修置者左朐右末鄭云屈中云朐則此言袧者亦

是屈中之稱一幅凡三處屈之辟兩邊相著自然中央空矣幅别皆然也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者朝服謂諸侯與其臣以玄冠服為朝服天子與其臣以皮弁服為朝服祭服者衮冕與爵弁為祭服不云玄端亦是士家祭服中兼之凡服唯深衣長衣之等六幅破為十二幅狹頭向上不須辟積其餘要閒已外皆辟積無數似喪冠三辟積吉冠辟積無數也云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者前為陽後為陰故前三後四各象陰陽也唯深衣之等連衣裳十二幅以象十二月也

若齊裳內衰外注齊緝也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疏釋曰據上齊斬五章有一斬四齊此據四齊而不言一斬者上文已論五服衰裳縫之外內斬衰裳亦在其中此據衰裳之下緝之用針功者斬衰不齊無針功故不言也言若者不定辭以其上有斬下不齊故云若也言裳內衰外者上言衰

外削幅此齊還向外展之上言裳內削幅此齊還向內展之並順上外內而緝之此先言裳者凡齊據下裳而緝之裳在下故先言裳順上下也注釋曰云齊緝也者據上傳而言之也云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者謂齊衰至緦麻並齊齊既有針功緦之名則沒去齊名而齊可知也言展之者若今亦先展訖乃有針功者也

負廣出於適寸注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疏釋曰以一方布置於背上上畔縫著領下畔垂放之注釋曰以在背上故得負名適辟領即下文適也出於辟領外旁一寸總尺八寸也

適博四寸出於衰注博廣也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兩之為尺六寸也出於衰者旁出衰外不著寸數者可知也疏釋曰此辟領廣四寸據兩相而

言云出於衰者謂比胷前衰而言出也注釋曰云博廣也者若言博博是寬狹之稱上下兩旁俱名為博若言廣則唯據橫闊而言今此適四寸據橫故博為廣見此義焉云辟領廣四寸者據項之兩相向外各廣四寸云則與闊中八寸也者謂兩身當縫中央總闊八寸一邊有四寸并辟領四寸為八寸云兩之為尺六寸也者一相闊與辟領八寸故兩之總一尺六寸云出於衰者旁出衰外者以兩旁辟領向前望衰之外也云不著寸數者可知也者以衰廣四寸辟領橫廣總尺六寸除中央四寸當衰衰外兩旁各出衰六寸故云不著寸數可知也

衰長六寸博四寸注廣衰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音義廣古曠反 衰音茂 疏釋注曰衰長也據上下而言也綴於外衿之上故得廣長當心云前有衰後有負版者謂負廣出於適寸及衰長六

寸博四寸云左右有辟領者謂左右各四寸云孝子哀戚無所不在者以衰之言摧孝子有哀摧之志負在背者荷負其悲哀在背也云適者以哀戚之情指適緣於父母不兼念餘事是其四處皆有悲痛是無所不在也

衣帶下尺注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

音義廣古曠反**疏**釋曰謂衣要也云衣者即衰也但衰是當心廣四寸者取其衰摧在於徧體故衣亦名為衰今此云衣據在上曰衣舉其實稱云帶者此謂帶衣之帶非大帶革帶者也注釋曰云衣帶下尺者據上下闊一尺若橫而言之不著尺寸者人有麤細取定為限也云足以掩裳上際也者若無要則衣與裳之交際之間露見裏衣有要則不露見故云掩裳上際也言上際者對兩旁有衽掩旁兩廂下際也

衽二尺有五寸注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

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疏注釋曰云掩裳際也者對上要而言此掩裳兩廂下際不合處也云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者玉藻文案彼士已上大帶垂之皆三尺又云有司二尺有五寸謂府史紳即大帶也紳重也屈而重故曰紳此但垂之二尺五寸故曰與有司紳齊也云上正一尺者取布三尺五寸廣一幅留上一尺為正正者正方不破之言也一尺之下從一畔旁入六寸乃向下邪向下一畔一尺五寸去下畔亦六寸橫斷之留下一尺為正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衽各二尺五寸兩條共用布三尺五寸也然後兩旁皆綴於衣垂之向下掩裳際此謂男子之服婦人則無以其婦人之服連衣裳故鄭上斬章注云婦人之服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是也

袂屬幅注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音義屬音燭劉又音蜀疏注釋曰屬幅者謂整幅二

尺二寸凡用布為衣物及射侯皆去邊幅一寸為縫殺今此屬連其幅則不削去其邊幅取整幅為袂必不削幅者欲取與下文衣二尺二寸同縱横皆二尺二寸正方者也故深衣云袂中可以運肘二尺二寸亦足以運肘也

衣二尺有二寸注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闊中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疏注釋曰云此謂袂中也者上云袂據從身向袪而言此衣據從上向掖下而言云言衣者明與身參齊者袂所以連衣為之衣即身也兩旁袂與中央身總三事下與畔皆等故變袂言衣欲見袂與衣齊三也故云與身參齊云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者案深衣云袂中可以運肘鄭注肘不能

不出入彼云肘此云肱也凡手足之度鄭皆據中人為法故云中人也云衣自領已下云云者鄭欲計衣之用布多少之數自領至要皆二尺二寸者衣身有前後今且據一相而言故云衣二尺二寸倍之為四尺四寸總前後計之故云倍之為四尺四寸也云加闊中八寸者濶中謂闊去中央安項處當縫兩相總闊去八寸若去一相正去四寸若前後據長而言則一相各長八寸通前兩身四尺四寸總五尺二寸也云而又倍之者更以一相五尺二寸并計之故云又倍之云凡衣用布一丈四寸者此唯計身不計袂與袪及負衽之等者彼當文尺寸自見又有不全幅者故皆不言也

袪尺二寸注袪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吉時拱尚左手喪時拱尚右手

音義袪起魚反併步頂反拱九勇反

疏注釋曰云袪袖口也者則袂末接袪者也云尺二寸者據複攝

而言圜之則二尺四寸與深衣之袪同故云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吉時拱尚左手喪時拱尚右手者案檀弓云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鄭云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是其吉時拱尚左喪時拱尚右也不言緣之深淺尺寸者袪據橫而言袪橫既與深衣尺二寸同緣口深淺亦與深衣同寸半可知故記人略不言也

○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注衰斬衰也或曰三升半者義服也其冠六升齊衰之下也斬衰正服變而受之此服也三升三升半其受冠皆同以服至尊宜少差也疏釋曰自此至篇末皆論衰冠升數多少也以其正經言斬與齊衰及大功小功緦麻

之等竝不言布之升數多少故記之也云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者衰異冠同者以其三升半謂縷如三升半成布還三升故其冠同六升也云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者據至虞變麻服葛時更以初死之冠六升布為衰更以七升布為冠以其葬後衰殺衰冠亦隨而變輕故也注釋曰云衰斬衰也者總二衰皆在斬衰章也云或曰三升半者義服也者以其斬章有正義子為父父為長子妻為夫之等是正斬至諸侯為天子臣為君之等是義斬此三升半是實義服但無正文故引或人所解為證也上章子夏傳亦直云衰三升冠六升亦據正斬而言不言義服者欲見義服成布同三升故也云六升齊衰之下也者齊服之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以其六升是義服故云下也云斬衰正服變而受之此服也者下注云重者輕之故也云三升三升半其受冠皆同以服至尊宜少差也者以父與君尊等恩情則別恩深者三升恩淺者三升半成布還三升故云少

差也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為受受冠八升注言受以大功之上也此謂為母服也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冠為受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於父母疏釋曰此據父卒為母齊衰三年而言也注釋曰云言受以大功之上也者以其降服大功衰七升正服大功衰八升故云大功之上云此謂為母服也者據父卒為母而言若父在為母在正服齊衰前已解訖云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冠為受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於父母者上斬言三升主於父此言四升主於母正服以下輕故不言從可知也繐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注此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繐衰也服在小

功之上者欲著其縷之精麤也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疏注釋曰云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繐衰也者是正經文也云服在小功之上者欲著其縷之精麤也者據升數合在杖期上以其升數雖少以縷精麤與小功同不得在杖期上故在小功之上也云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者據縷如小功小功已下乃是兄弟故云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至尊則天子是也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注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不言七升者主於受服欲其文相值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其冠皆十升義服九升其冠十一升亦皆以

其冠為受也斬衰受之以下大功受之以正者重者輕之輕者從禮聖人之意然也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正服衰十一升義服衰十二升皆以即葛及緦麻無受也此大功不言受者其章既著之

疏注釋曰云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者以其小功大功俱有三等此唯各言二等故云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以此二小功衰受二大功之冠為衰二大功初死冠還用二小功之衰故轉相受也云不言七升者主於受服欲其文相值者以其七升乃是殤大功殤大功章云無受此主於受故不言七升者也云欲其文相值值者當也以其正大功衰八升冠十升與降服小功衰十升同既葬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大功衰九升其冠十一升與正服小功衰同既葬以其冠

為受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初死冠皆與小功衰相當故云文相值也是冠衰之文相值云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其冠皆十升義服九升其冠十一升亦皆以其冠為受也鄭言此者既解為文相值又覆解文相值之事若然降服既無受而亦覆言之者欲見大功正服與降服冠升數同之意必冠同者以其自一斬及四齊衰與降大功冠皆校衰三等及至正大功衰八升冠十升冠與降大功同止校二等者若不進正大功冠與降同則冠宜十一升義大功衰九升者冠宜十二升則小功緦麻冠衰同則降小功衰冠當十二升正服小功冠衰當十三升義服小功冠衰當十四升緦麻冠衰當十五升十五升即與朝服十五升同與吉無別故聖人之意進正大功冠與降大功同則緦麻不至十五升若然正服大功不進之使義服小功至十四升緦麻十五升抽其半豈不得為緦乎然者若使義服小功十四升則與疑衰同非五服之差故也又云斬衰受

之以下大功受之以正者重者輕之輕者從禮聖人之意然也者聖人之意重者恐至滅性故抑之受之以輕服義服齊衰六升是也輕者從禮者正大功八升冠十升既葬衰十升受以降服小功義服大功衰九升冠十一升既葬衰十一升受以正服小功二等大功皆不受以義服小功是從禮也是聖人有此抑揚之義也云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正服衰十一升義服衰十二升皆以即葛及緦麻無受者此鄭云皆以即葛及無受文出小功緦麻章以其小功因故衰唯變麻服葛為異也其降服小功已下升數文出閒傳故彼云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衰之發於衣服者也鄭注云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服主於受是極列衣服之差也鄭彼注顧此文校多少而言云服主於受據此文不言降服大功小功緦麻之受以其無受又不言正服義服齊衰者二

者雖有受齊斬之受主於父母故亦不言若然此言十升十一升小功者為大功之受而言非小功有受彼注云是極列衣服之差者據彼經總言是極盡陳列衣服之差降故其言之與此異也

儀禮注疏卷十一

儀禮注疏卷十一考證

杖各齊其心○敖本無杖字

絞帶者繩帶也注小功以下左縫○此引雜記語原文無縫字本是省文鄭氏因上句右縫而增之

飯素食哭無時○敖繼公云注謂復平生時食則傳中飯字似當為反

父疏若直言夫則妾於君雖體不敵亦有夫義○監本無雖字不字 臣紱 按下經妾為君疏云妾雖接見於

君不得體敵此云體敵脫誤必矣有此二字文義方順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疏經云繼祖○臣紱按此釋傳繼祖二字非釋經也疏目之為經耳凡記傳亦稱為經疏家之常此卷内甚多皆仍其舊

又疏要適子死後乃立適孫乃得為長子三年○臣紱按祖在則父不為長子三年以孫未為適也所謂有適子者無適孫也若適子死立適孫則為長子三

年者何人乎賈氏蓋未檢

妾為君○為字監本譌作謂今依諸本改正

女子子在室為父注言在室者關已許嫁○臣紱按鄭

意謂女子子雖已許字而未嫁亦為父三年不比旁

親輕服可以逆降也

傳曰總六升疏以其喪中有用吉笄之法○舊本此句

下有故小記無折笄之法當記文十一字蓋緣下文

故小記三字而誤衍

近臣君服斯服矣○敖繼公云近臣君服斯服乃諸侯之近臣從君服者也於此言之似非其類臣紱按敖說良是喪服小記可據也此其錯簡與

疏曲禮云大夫不名家相長妾○臣恂按不名家相長妾者士也引以為大夫是賈氏之誤下貴臣貴妾疏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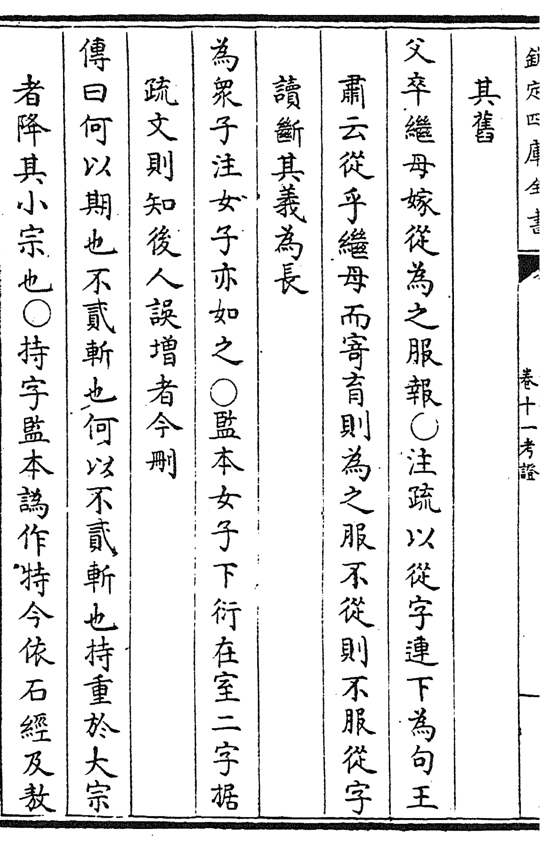
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兩如母字疏皆屬下句讀似當以兩如母

為句文義更協

注此謂大夫士之妾也○監本脫士字今据疏文補之

傳曰問者曰何冠也疏吉時深衣即凶時中衣○監本脫深衣即凶時五字補之方與上句相配深衣純采中衣純素疏特言其大槪同耳

出妻之子為父後者○顧炎武云此節經文疏以為傳中引傳而誤連之當另別為一節今從之而疏則仍


其舊

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注疏以從字連下為句王肅云從乎繼母而寄育則為之服不從則不服從字讀斷其義為長

為衆子注女子亦如之○監本女子下衍在室二字据疏文則知後人誤增者今删

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持字監本譌作特今依石經及敎

本改正

疏天子及其始祖所自出○監本脱所自出三字則

與諸侯無别今据傳文補之

異居則服齊衰三月○石經三月下有也字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注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

監本脱祖字今据疏補之

女子子爲祖父母○敖本爲下有其字

大夫之子注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臣紘

按君命其夫則其妻自當為命婦不俟后夫人之更命之也故曰婦人無爵從夫之爵鄭說非是

宗子之母在○子石經作祖

大夫去君埽其宗廟○埽字監本譌作歸今依石經及敖本改正 臣紱按埽謂潔之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疏又女子子為祖父母傳不言不敢降其祖○上經傳明明言之賈蓋未檢前文而有此繆語為祖父下監本衍傳亦不敢言降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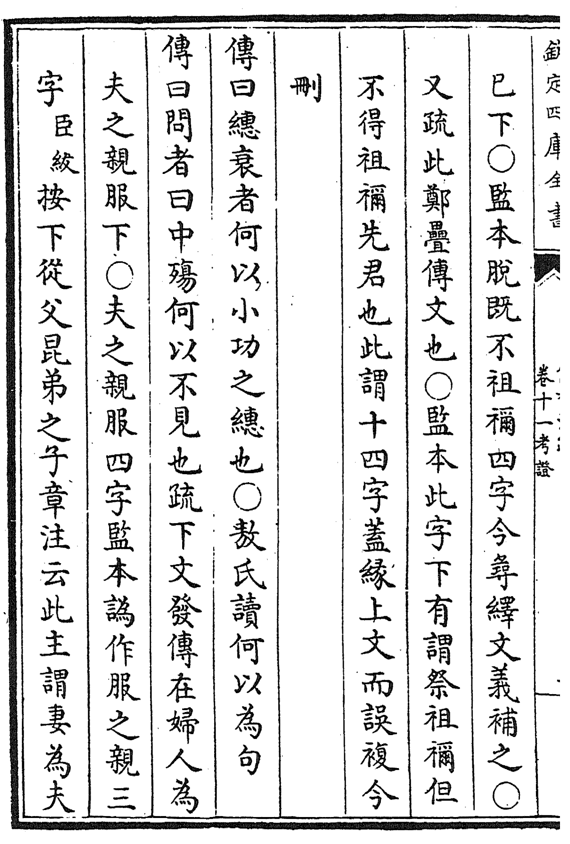
祖父九字今刪

不滿八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石經為字上有皆字

姪丈夫婦人報○臣紱按上文女子子適人者為衆昆弟蓋兼貫此節

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疏未忝父為何人不降適昆弟父不降子亦不降○監本父字竝作公又脫適昆二字細玩傳注改正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疏既不祖禰先君當立別子



已下○監本脫既不祖禰四字今尋繹文義補之○又疏此鄭疊傳文也○監本此字下有謂祭祖禰但不得祖禰先君也此謂十四字蓋緣上文而誤複今刪

傳曰緦衰者何以小功之緦也○敖氏讀何以為句

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疏下文發傳在婦人為夫之親服下○夫之親服四字監本譌作服之親三字臣紱按下從父昆弟之子章注云此主謂妻為夫

之親服也可以証此䟽之誤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監本脫者字今補

以為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敖繼公云此下

似有脫文

䟽是據二婦年大小為娣姒不據夫年為大小之事

也○臣恂按此論於義為繆上妻為夫䟽引曲禮婦

人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此乃云然亦自相矛盾蓋

當時修纂者非一手故論說或錯出不符賈氏未審

定耳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注謂傅姆之屬也○監本無此句 臣紱按疏呼此句而釋之則應有明矣釋文傅姆有音尤可證今補

族曾祖父母注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也○監本無此句 臣紱按疏呼此句而釋之則應有明矣且有此方與上文曾祖昆弟之親也句相配今補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此當另為一節緣疏連下節

合解之故併為一節耳今仍之

因是以服緦也○敖本無因字石經有之

貴臣貴妾注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臣紱按大夫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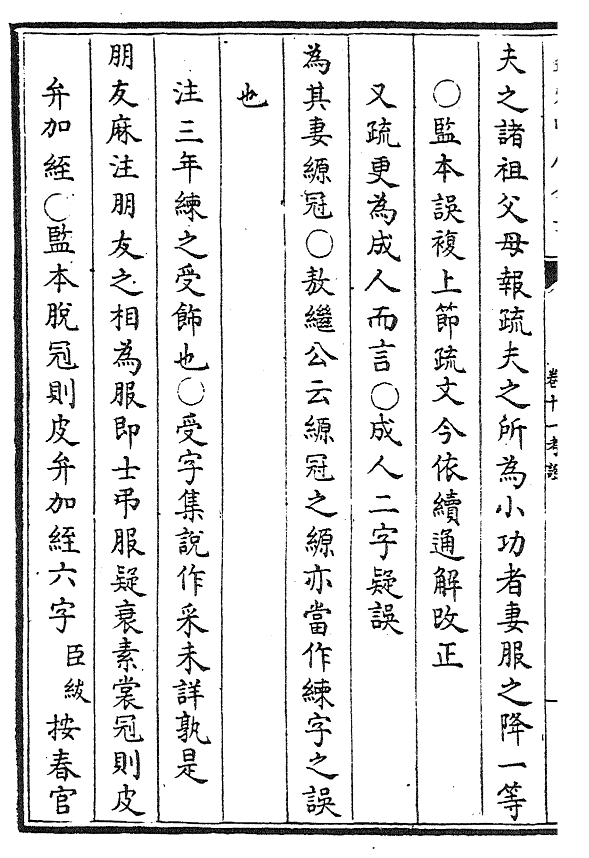
緦者必其本服小功者也若本服緦麻降一等則無

服矣然則此經亦謂士為貴臣貴妾服而非指大夫

也敖繼公云此與下乳母俱蒙上士為之文蓋經本

相屬而注家離之耳

壻傳曰何以緦也○石經及敖本無也字



夫之諸祖父母報疏夫之所為小功者妻服之降一等

○監本誤複上節疏文今依續通解改正

又疏更為成人而言○成人二字疑誤

為其妻縓冠○敖繼公云縓冠之縓亦當作練字之誤

也

注三年練之受飾也○受字集說作采未詳孰是

朋友麻注朋友之相為服即士弔服疑衰素裳冠則皮

弁加絰○監本脫冠則皮弁加絰六字 臣紱按春官

司服疏引此注有此句今据彼補之

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疏釋曰妻從夫服其族親云云一段○監本誤刋于下節經文之下今改正

大夫弔于命婦錫衰疏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往則服之四字監本譌作降于大功今据注引服問語改正

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敖繼公云有錫疑當作滑易春官司服鄭司農注錫麻之滑易者其據此

未誤之文與葢二字各有似以傳寫而誤臣紱按司

服疏亦云司農解者是喪服傳文

凡衰外削幅疏則二七十四丈○監本此句下衍四尺

二字据布七幅幅廣二尺二寸旁各去削幅一寸則

十四丈無奇

適博四寸注出于衰者旁出衰外○監本脫外字今據

疏文補之

袪尺二寸疏不言緣之深淺尺寸者袪據橫而言袪橫

既與深衣尺二寸同○臣學健按此數句舊文倒錯隔礙考其制度并繹其文意如此乃明順而與下文相貫

儀禮注疏卷十一考證

謹案第一頁後四行疏故先言斬刊本先言訛言

先今改

第二頁後二行疏非止當心而已刊本止訛正今

改

第二十二頁前二行疏大夫士之妻用象刊本之

訛與今改

第四十頁前六行疏退入父之燕寢乃食刊本父

訛夫今改

第五十頁後五行疏故妾稱適妻為女君也刋本

適訛妾今改

第五十一頁前三行疏既欲抑妾事女君使如事

舅姑刋本妾訛妻今改

第五十一頁前五行疏牉合刋本牉訛胖今改

第七十頁前二行疏為夫之兄弟刋本兄訛凡今

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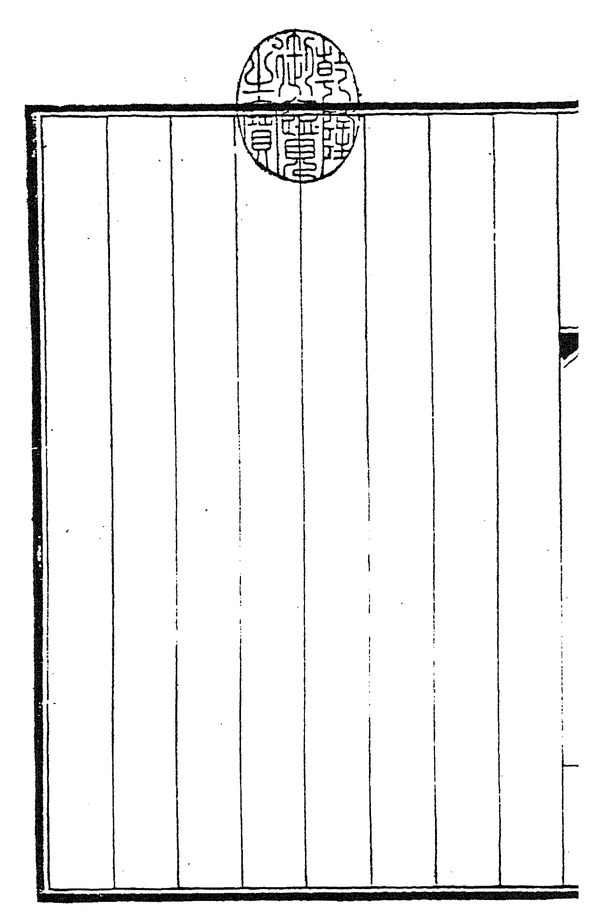
第八十頁前五行疏何以服四升半而七月乃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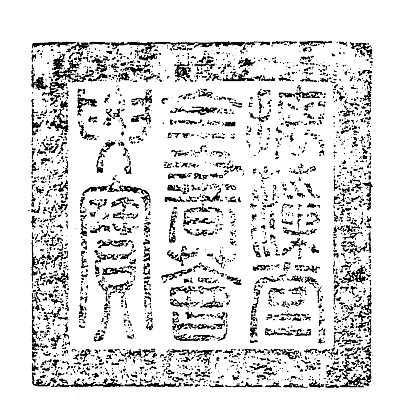
刋本以訛意今改正

第八十一頁前二行音義去起呂反刋本呂訛早據經典釋文改

第九十二頁後四行高祖曾孫皆有小功之差毛本無曾孫二字

第九十五頁前七行疏天子諸侯又於此二者刋本於訛以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宋鏵